

# 廣東出土良渚式雕紋玉石器研究

江美英  
南華大學  
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

## 提 要

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西元前3200-2200年）的發現與研究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雕琢在玉琮及其它玉器上的紋飾曾廣受學者們的深入研究，迄今學界對於「良渚式雕紋」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共識。三十多年前（二十世紀八〇年代）廣東境內陸續發掘或徵集到璧、琮、鉞以及環鐻類，因為這些琮或所謂「鐻式琮」（實際上應稱為「琮式鐻」）上都琢有「良渚式雕紋」，對於它們是不是良渚遺物，還是石峽文化先民的仿作，陸續引起學界的討論，但多不深入，也難有定論。

筆者於2009年12月親自前往廣東，對於石峽、祿美村、三舵村出土玉石器，作了相當仔細的檢視與記錄，近來又結合相關資料詳加比對、深入探索，確認在筆者親自檢視過的十件琢有「良渚式雕紋」的玉石器中，有四件應直接來自太湖地區，有五件應是石峽先民仿作，一件尚待繼續追蹤新的出土資料，再作研究。

筆者再統計歸納這些廣東出土玉器在墓葬中的葬制，參考前輩學者們的意見，對廣東境內出土「良渚式雕紋」玉器的傳播路線、仿作原因等問題，再作歸納與探索，期能對新石器時代文化傳播課題之研究，提出一些貢獻。由於石峽龍首鐻的發現，令長久以來一直有些爭議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兩件龍首鐻，有了新的考古實證，可進一步分析研究它們是否屬良渚文化或石峽文化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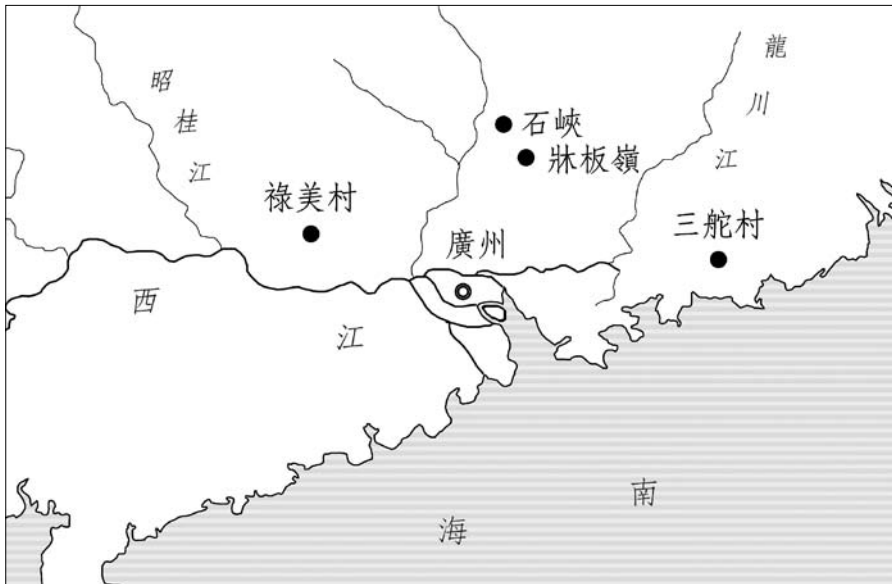
**關鍵詞：**良渚式雕紋、石峽文化、琮、龍首鐻

---

\* 本文承廣東省、浙江省相關考古單位及博物館先生們提供寶貴資料及意見，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修改建議，謹申謝忱。

## 一、廣東境內出土良渚式雕紋玉石器研究

1973 年到 1984 年廣東境內有四個地點出土良渚式雕紋玉石器，它們是粵北五嶺之南的曲江縣馬壩鎮石峽、石峽東南也屬於曲江縣境內的烏石鎮東北床板嶺（牀板嶺）、粵西封開縣杏花村新聯鄉祿美村（鹿尾村）對面崗一號墓，以及粵東汕尾市田壩鎮鹽場三舵村。它們的地理位置見地圖一。經統計這些遺址共發掘與徵集了十四件良渚式雕紋玉石器（參表一）。



地圖一 廣東境內出土良渚式雕紋玉石器四個遺址

《故宮學術季刊》編輯部參陳傑〈良渚時期琮的流變及相關問題的探討〉圖四協助修改。

這四個遺址中，以石峽遺址發現得最早，1973-1976 年發掘約一百多座墓葬，出土 2,400 多件遺物，是資料最豐富的一處遺址，其中雕琢有良渚式雕紋玉石器共十件，包括六件琮（表一之一、五、六、七、十、十一）、兩件琮式鐮（表一之八、十二號）、兩件龍首鐮（表一之十三、十四）。

靠近石峽的牀板嶺遺址玉琮的發現首度報導於 1986 年《史前研究》，該遺址也屬於石峽文化範圍，1983 年徵集品中有一件雕琢有良渚式雕紋的琮（表一之九）。

封開的祿美村位於西江中游，1985 年楊式挺首先報導該遺址發現玉琮，學界多

半認為此處粵西遺址也是石峽文化分佈範圍，歸屬為石峽文化粵西類型，出土品中有一件雕琢有良渚式雕紋的琮（表一之二）。

汕尾市田壩鎮鹽場三舵村是粵東靠海的小村，在廣東史前文化類型上不屬於石峽文化分佈區，《1985年中國考古學年鑑》首度報導居民在挖貝殼時意外得到兩件琮，都雕琢有良渚式花紋（表一之三、四）。有關這些遺址的發現與初期報導，整理成附錄於文後。

在以上初期報導之後，有關這些玉石器的研究論文也不少，1996年朱非素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舉辦紀念良渚發現六十週年會議上宣讀〈廣東石峽文化出土的琮與鉞〉一文，介紹廣東地區較詳盡玉石琮資料，提供較多器物圖，論述邏輯清晰，但報告論文集延至1999年始出版。<sup>1</sup>1998年楊式挺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東亞玉器」會議上宣讀〈廣東史前玉器初探〉一文，<sup>2</sup>資料相當豐富。<sup>3</sup>筆者曾參與這兩次會議，覺得相較於前，廣東玉器已引發學界更大重視。2001年朱非素的〈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一文，提供更多正確的線繪圖，也公佈了1998年整理石峽遺址器物時發現的龍首鐮。<sup>4</sup>

另外有關廣東良渚式玉石琮來源與良渚玉石器的異同與傳播關係也是討論重點，相關論述有多篇，1996年黃翠梅在紀念良渚發現六十週年會議上宣讀〈傳承與變異——論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琮形制與角色之發展〉一文；<sup>5</sup>2002年陳傑發表〈良渚時期琮的流變及相關問題的探討〉；<sup>6</sup>2005年李岩在江陰的玉器會議上宣讀〈廣東地區文明進程的玉器傳播與使用淺見〉；<sup>7</sup>2006年黃建秋在紀念良渚發現七十週年會議論文集集中發表〈良渚文化分佈區以外的史前玉琮研究〉一文；<sup>8</sup>方向明於2008年

1 朱非素，〈廣東石峽出土的琮和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良渚文化研究——紀念良渚文化發現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頁273-281。

2 楊式挺，〈廣東史前玉器初探〉，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頁304-315。

3 此文確實資料豐富，嘉惠後輩學習，但圖片與圖號偶有錯置。如：彩圖145與159應是相互錯置。彩圖157、158所刊登封開錄美村琮，並非原件，而是當時廣東省博物館展廳的複製件。

4 朱非素，〈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頁24-63。

5 黃翠梅，〈傳承與變異——論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琮形制與角色之發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良渚文化研究——紀念良渚文化發現六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215-226。

6 陳傑，〈良渚時期琮的流變及相關問題的探討〉，上海博物館編，《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九期，頁571-586。

7 李岩，〈廣東地區文明進程的玉器傳播與使用淺見〉，楊伯達主編，《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四編·上》，頁325-335。

8 黃建秋，〈良渚文化分佈區以外的史前玉琮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八輯·紀念良渚遺址發現七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文集》，頁123-140。

發表〈石峽文化相關玉器基本資料之補充〉一文，將石峽 M17:13 琮做出了清晰寫實的線繪圖，並與良渚文化玉琮作了仔細的分析比對工作；<sup>9</sup> 2010 年共有三位學者：黃翠梅、趙春青、鄧淑蘋，共發表四篇論文，或多或少論及廣東出土良渚式雕紋玉石琮。<sup>10</sup>

多年來，學界對於石峽文化琮原作地的推論，始終陷於迷思，幾件與良渚文化玉琮質地、造形、紋飾幾乎完全相同的玉琮，學者大多以「完全相似」、「幾乎一樣」、「風格相同」等詞彙作敘述，較少提出廣東出土良渚式雕紋玉石器來自太湖地區是良渚人製作的確定結論。主要的因素之一是，石峽文化玉石器最初報導時，有的質地被鑑定為「矽卡岩」，有的被定為「高嶺岩」。而良渚文化玉器經過鑑定多為屬於角閃石（Amphibole）中的閃玉（Nephrite）。所以大部分考古學家都認為，既然石峽文化玉石器質地與良渚文化玉器不同，那廣東玉石器就不可能是直接由太湖地區輸入，因此無論廣東出土的琮多像良渚文化琮或根本就是良渚文化玉琮，也會被冠以「精仿」的頭銜了。

玉石器的質地問題，非筆者專長，但從相關資料中發現 1988 年起就有學者關注到石峽文化出土玉石器被鑑定時，似乎用了岩石學名詞，而非礦物學名詞。鄧淑蘋於 1988 年論文中引述陳光祖的觀點認為：「矽卡岩（Skarn）的主要成分為含鈣鎂質較高的矽酸類礦物，如灰鐵柘榴石、灰鐵輝石——透輝石，以及陽起石——透閃石，但在矽卡岩中，陽起石——透閃石是否會成為角閃玉（Nephrite）或半角閃玉（Semi-nephrite），或僅是角閃石（Amphibole），尚無進一步的資料。」<sup>11</sup>

岩石可由一種至多種礦物集合而成，角閃玉亦可稱為「閃玉」，是透閃石（Tremolite）與陽起石（Actinolite）的固溶體（Solid solution），而這兩種礦物都可能存在於矽卡岩中。筆者 2009 年 12 月在廣東檢視這些出土器時，中山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丘志力教授也一同檢視研究，他就明確地認為石峽 M105:1 琮是斑狀結構的閃玉，筆者判斷亦然。近日朱非素先生在電話中告知：「石峽出土玉器質

9 方向明，〈石峽文化相關玉器基本資料之補充〉，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嶺南考古研究專業委員會編，《嶺南考古研究》（7），頁 55-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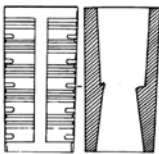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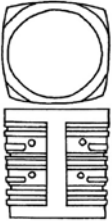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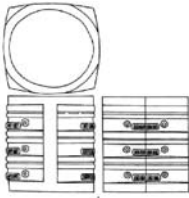
10 黃翠梅，〈再論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琮形制與角色之演變〉，《南藝學報 1》，頁 25-52；黃翠梅，〈良渚文化玉琮之分類及其發展〉；趙春青，〈論良渚玉器的西傳〉，鄧淑蘋，〈史前至夏時期壁、琮、時空分佈的檢視與再思〉。以上三篇均出版於：楊晶、蔣衛東主編，《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學術討論會文集四》；黃翠梅，頁 201-214。趙春青，頁 294-314。鄧淑蘋，頁 156-199。

11 鄧淑蘋，〈考古出土新石器時代玉石琮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 6 卷第 1 期（1988），頁 4-6。

地，參考廣東省地質局中心實驗室（鑑定人：施純溪）的鑑定報告書（1976年9月6日）其中有兩件鉞是透閃石，故目前石峽遺址報告多將這些雕紋琮的質地定為透閃石」。<sup>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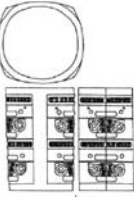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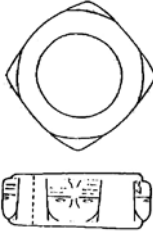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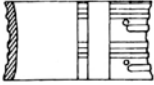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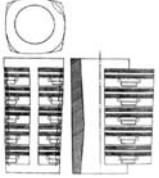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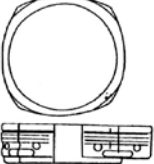
筆者於2009年12月在廣東多位學者的協助下，有機會檢視多件廣東新石器時代玉石器。<sup>13</sup>其中十件雕琢有良渚式花紋，佔廣東出土良渚式雕紋玉石器十四件的71%，回台後仔細研讀當時的記錄並與良渚玉器作詳細比對，有了一些想法與定見，乃將心得撰就此文，希望相關學者提供指正意見。表一所列十四件的順序，就是本文第三章、第四章討論十四件器物的順序。表一最左欄的編號就是本文第二、三章中各件的編號。

表一 十四件廣東出土良渚式雕紋玉石器

編號	品名	線圖	尺寸（單位cm）、藏地
一	石峽M105：1琮		曲江石峽出土 高13.8 邊寬7-6.8 外徑6.4-6 孔徑4.3-4.1 射高1.2-0.9cm 廣東省博物館藏
二	祿美村M1琮		封開縣祿美村出土 高7.4 外徑7.2-6.5 孔徑6.1-5.9 射高1-0.8cm 封開縣博物館藏
三	三舵村1號琮		海豐縣田墘鎮三舵貝丘遺址出土 高7.4 邊寬6.4 外徑6.2 孔徑5.6cm 海豐縣博物館藏

12 承蒙朱非素先生告知，特此申謝。

13 承蒙廣東省考古所黃道欽所長、朱非素研究員，廣東省博物館蕭洽龍館長、古運泉研究員，封開博物館姚錦宏館長，海豐博物館黃少鑫館長等人協助，特此申謝。

編號	品名	線圖	尺寸(單位cm)、藏地
四	三舵村2號琮		海豐縣田墘鎮三舵貝丘遺址出土 高8.4邊寬5.6外徑5.4孔徑4.8cm 海豐縣博物館藏
五	石峽M69:28琮		曲江石峽出土 高3.3邊寬7.5外徑8孔徑5.6cm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六	石峽M17:13琮		曲江石峽出土 高4.4邊長6.7內徑5.6cm 廣東省博物館藏
七	石峽M10:11琮		曲江石峽出土 高3.5邊寬5.2外徑5.3cm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八	石峽M56:1鐻		曲江石峽出土 高3.5內徑6壁厚0.4 cm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九	床板嶺琮		曲江烏石床板嶺 高14.2邊寬6.2-5.8外徑7-6.5孔徑4.9-4.7 射高1.2-1.0cm 曲江縣博物館藏
十	石峽M54:1琮		曲江石峽出土 高2.4邊寬6.7外徑6.8孔徑5.7cm 曲江縣博物館藏

編號	品名	線圖	尺寸(單位cm)、藏地
十一	石峽M104：2琮		曲江石峽出土 高3.6邊寬6.6外徑6.8孔徑5.4射高0.2cm 曲江博物館藏
十二	石峽M6：2鐲		曲江石峽出土 高2.8徑6.3孔徑5.5壁厚0.4cm 曲江博物館藏
十三	石峽M99：5 龍首鐲		曲江石峽出土 直徑12孔徑7高1.5cm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十四	石峽M42：4 龍首鐲		曲江石峽出土 直徑8.2孔徑5.7高2.1cm 廣東省博物館藏

## 二、良渚文化玉琮風格解析

良渚文化玉琮的造形與紋飾多樣性，是學界多年來從未間斷過的熱門研究主題。本文選擇可與廣東出土玉石琮作比對的出土實例加以解析。以下分造形、分節與切割、紋飾三點討論良渚文化玉琮的特徵。

### (一) 良渚玉琮的造形特徵

良渚玉琮高矮均有，基本結構為：中央是有垂直大圓孔的圓柱體，外面圍以淺浮雕長方形裝飾塊，全器成為中央有大孔的方柱體。(圖1至12)圓柱體上、下兩端各留一截「射口」。從玉琮頂面或底面觀察，射口作圓形或方圓形(圖2、3、4、7)。從側面觀察，射口與頂面交角多呈九十度，較筆直，因而形成垂直射口，但良渚晚期多節琮的上射口常稍外撇。

器身高長，中央的垂直大圓孔需由兩面對鑽而成，中孔孔壁兩端多經仔細拋磨，部分孔壁未加細磨，中段部份常因沒有對齊，而留下明顯的錯合台階面(見圖5)。

玉琮外壁的長方形裝飾塊每四個並列環繞成一週，形成一節；玉琮越高，節數也越多。裝飾塊上又以浮雕、線刻等技法雕刻出小眼面紋或大眼面紋。每個面紋的正中央形成近乎垂直的折角，折角越接近九十度就顯得器身外壁越方。按照四個轉角的大小，全器外形可呈現：圓形（圖 1）、方圓形（圖 2、3、4）、方形的柱體（圖 5 至圖 8）。

另因四個裝飾塊彼此間不相連接，因而在玉琮的每個邊壁中央形成一道垂直的寬槽，圖一至十一每件玉琮的四邊均有直槽。良渚玉琮器壁的厚薄度，原則上與器身高矮成正比，但也有些外壁稍帶弧形的中型玉琮，器壁的厚度較薄，中孔較大，如圖二。

## （二）分節與切割

四個平行的裝飾塊將器身圍繞一周，即形成一節，玉琮的節數單雙數均有，目前發現最多可達十九節。<sup>14</sup> 有每一節都雕琢同樣的小眼面紋（圖 4、5、7、8）；或是自上至下分別交替地雕琢小眼面紋、大眼面紋（圖 2、6、9、10）；但目前似乎還沒有見到連續雕琢多節大眼面紋的情況。

節與節之間有一道分隔帶，本文稱之為「A 式分隔帶」，因為玉琮的基本結構是內部為一厚圓筒，外壁加飾裝飾塊，<sup>15</sup> 因此裝飾塊中央轉角越方，在轉角處看內部就越覺得圓柱體深陷在內，因而視覺上常感到似乎是三角形的凹槽。而從玉琮的任何一個邊壁觀之，直槽的左右兩側各有一個「A 式分隔帶」，它們也略呈窄長的三角形：靠近器身轉角處較寬，靠近直槽處較窄。如圖 2、3、5、6、7、8、9、10 的良渚玉琮上都有明顯的窄長凹陷「A 式分隔帶」。

良渚文化中常見到將一件高琮大致平均地分切為上下二節，而且在切割的附近再度修整出新的射口，所以被切割過的玉琮，常有一端的紋飾不完整。（圖 8a, b, c）

## （三）紋飾

良渚文化玉琮上主要的紋飾分三類，第一類相當稀有，反山簡報中稱之為「神徽」，解釋該神徽的結構是：頭戴大羽冠，臉龐略呈倒梯形的「神人」「上肢型態為聳肩、平臂、彎肘、五指平張插向腰部。下肢作蹲踞狀，腳為三爪的鳥足。……

14 大英博物館藏十九節高琮，全高 49.5 公分，資料見：東京國立博物館等，《大英博物館藏日本·中國美術名品展》，頁 129，圖 92。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十九節高琮，全高 49.2 公分，資料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呂章申主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玉器卷》，頁 74，圖 24。

15 牟永抗，〈關於璧琮功能的考古學觀察〉，浙江省博物館編，《東方博物》，第 4 輯，頁 30-34。



在神人的胸腹部以淺浮雕突出威嚴的獸面紋」。<sup>16</sup> 隨即就有學者認為應解釋為「神祖」騎在帶有卵形眼瞼的「神靈動物」上。<sup>17</sup> (圖 9a) 這類神徽花紋僅見於反山、瑤山出土的少數幾件玉器上。反山簡報中認為第二、三類紋飾是從第一類紋飾演化而來，分別稱之為「神人紋」與「獸面紋」。<sup>18</sup> 也有學者稱之為「小眼面紋」「大眼面紋」。<sup>19</sup> 本文主要是研究廣東境內出土良渚式雕紋玉器，筆者仔細檢視上面的花紋，有些確實不易分出是「神人」還是「獸面」(如表一之六)，故暫以「小眼面紋」「大眼面紋」稱之。

整體而言，小眼面紋最常見的整組紋飾組合為：上方浮雕兩條長橫稜，橫稜上多琢刻平行陰線紋，反山簡報中認為這兩道長橫稜代表「羽冠」；<sup>20</sup> 兩條浮雕的長橫稜之間夾有一條原則上寬度較窄的橫條，本文稱此橫條為「B 式分隔帶」，它多為光素，少數較精美者也在此「B 式分隔帶」上雕琢各式卷渦紋，如圖 2。圖 3 至圖 8 都是相當典型的兩條突出的長橫稜夾著一條凹下的「B 式分隔帶」，但有時長橫稜與「B 式分隔帶」的凸起度與寬度大致相等，如圖 10、11 所示。除了可能代表「羽冠」的長橫稜外，大部分面紋都在中央下方浮雕一截短橫稜，有人稱之為「嘴」，但經仔細比對分析，應是代表「鼻子」；短橫稜上或光素、或雕有象徵鼻翼的卷渦紋。

良渚小眼、大眼紋飾組合除了長、短橫稜外，最重要的就是眼睛，無論小眼、大眼，眼睛的中央圓眼珠部份頗相似，尺寸也相近，主要的差異是大眼在圓眼睛的外側周圍浮雕了近似卵形的眼瞼，<sup>21</sup> 而到了良渚晚期卵形眼瞼雖仍流行，卻另出現

1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 1 期，頁 12-13。

17 鄧淑蘋，〈考古出土新石器時代玉石琮研究〉，頁 7-8。認為反山出土品及其它公私收藏的良渚玉器中，下半截花紋常可獨立出現，故該神徽下半截不是神人的下肢，而是所謂「獸面紋」的前肢。並認為「獸」字是指胎生、四足，全身有毛的動物，不包括鳥，建議稱「獸面紋」為「動物面紋」，也建議改稱「神人」為「神祖」，因為所雕琢的應非活人，而是已亡故的氏族祖先。

1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頁 12-13。又見：牟永抗，〈前言〉，浙江省考古所等，《良渚文化玉器》，頁 V。

19 鄧淑蘋，〈考古出土新石器時代玉石琮研究〉，頁 7-8。

2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頁 14。

21 方向明認為獸面紋的眼瞼是崧澤時期龍首紋耳朵的蛻變，見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的龍首紋與神人獸面紋之獸面紋〉，鄧聰、吳春明主編，《東南考古研究》，第三輯，頁 170-176；方向明，〈良渚玉器刻紋研究之二——再論龍首紋與獸面紋〉，楊晶、蔣衛東執行主編，《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四》，頁 225-236。

上方外側帶有小尖角的桃形眼瞼。<sup>22</sup> 良渚早中期玉琮上的小眼面紋多在雙圈圓眼左右以陰線刻出三角錐形眼角，如圖 12、13；或僅刻出一道短橫線，如圖 4b；到良渚晚期時，較流行無眼角的單圈或雙圈圓眼。（圖 7、8、14）前文述及的圖 5、6 都有典型的大眼面紋，其眼瞼上都雕琢捲雲紋以及平行短弧線繁密花紋。圖 15 瑤山出土玉琮則除了眼瞼外，面頰上也刻畫了繁複的線條。

除了小眼大眼兩種外，約於良渚早中期偶而也見第三種眼紋，學界甚少討論，只將之視為「小眼的變種」，民間收藏者則創「中眼」一詞稱之，即如圖 16 瑤山 M7 玉琮上所雕面紋的眼睛，比較接近真正的人眼，有兩端較尖的眼眶，中央為圓眼珠。圖 17 塘棲玉琮則呈現良渚晚期的簡化樣式，眼瞼形成淺浮雕桃形薄片，雙眼之間還連接以淺浮雕的鼻樑。

此外，良渚早中期時，有時在面紋左右下方以陰線刻繪淺弧線，應是表示臉頰的輪廓線，如圖 11、16。

### 三、廣東出土雕紋玉琮解析

如第一章所述，廣東出土十四件良渚式雕紋玉石器，筆者親自檢視實物者共十件，經仔細觀察，分析比對良渚遺址出土玉器，筆者認為在十件廣東出土品中，有四件很可能來自太湖地區，是良渚文化先民的作品。有五件可能是石峽文化先民的作品，一件尚待追蹤研究。本章討論有良渚式雕紋的琮與琮式鐮，第四章討論兩件龍首鐮。至於尚未見過實物的四件琮，亦在本章第三節（三）略作推測。

#### （一）四件可能為良渚文化遺物

四件器物的品名暫訂為：石峽 M105：1 琮、祿美村 M1 琮、三舵村 1 號琮、三舵村 2 號琮。也就是表一中的第一至四號。它們的尺寸、出土地、典藏地等基本資料見表一。

22 鄧淑蘋，〈良渚晚末期玉器的變化及紋飾的流傳〉，廈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鄧聰、吳春明主編，《東南考古研究》，第四輯，頁 135-146。

一號，石峽M105：1琮，高13.8公分（表二a, b, c, d, e）

此琮 1984 年展出於廣東省博物館與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辦的展覽，圖片亦公布於展覽圖錄中。<sup>23</sup> 1988 年、1998 年、1999 年、2001 年分別在鄧淑蘋、楊式挺、朱非素的論文中有過討論；<sup>24</sup> 2005 年、2006 年先後公布於《中國出土玉器全集》與《貞石之語——先秦玉器精品展圖集》中。<sup>25</sup> 2006 年黃建秋、2010 年趙春青也都發表論文討論這件琮。<sup>26</sup>

石峽 M105：1 玉琮一發掘出土就被認為與良渚多節高琮非常相似，1977 年 10 月在南京舉行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討論會時，廣東學者帶此琮參加文物陳列，與草鞋山 M198：4 玉琮並列放置，學者們均認為二者「驚人地」相似。<sup>27</sup> 但是因為在 1984 年《廣東出土先秦文物》首度出版圖版時，就報導它的質地是矽卡岩，且或因廣東的土質特殊，全器沁成頗為粗糙的青灰色，所以多年來沒有學者敢確切認定它是良渚先民所雕琢的。第一章曾說明矽卡岩是岩石學名詞，岩石可由一種至多種礦物集合而成，作為閃玉的主要成分透閃石與陽起石都可能存在於矽卡岩中。前文也提及丘志力教授目測鑑定此琮的質地為斑狀結構的閃玉。

這件琮在 1984 年《廣東出土先秦文物》公布的圖片中，就顯示有單圈圓眼，長橫稜上有多道平行陰線紋，（表二 c）中孔上留有錯合台階面（表二 a）與圖 5a 寺墩 M3：72 玉琮非常相似。表二 d 為根據筆者在廣東省博物館庫房內帶著手套觀察實物的工作照所繪製，表二 e 為觀察實物並參考出版資料所繪製，確定在器身上有典型的良渚玉琮的「A 式分隔帶」與「B 式分隔帶」。筆者檢視後，參考本文良渚式風格琮圖 6 到圖 10，從多節琮的器形、射口較筆直、中孔錯合台階面痕、「A 式」、「B 式分隔帶」的特徵，均與本文圖 5、7、8 出土於寺墩、吳家埠、橫山的多節小眼面紋琮特徵一致，判斷此器為良渚文化晚期典型的小眼面紋琮，傳入廣東，被石峽人收藏使用。

23 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廣東出土先秦文物》，頁 106 彩圖，頁 144 黑白圖。

24 鄧淑蘋，〈考古出土新石器時代玉石琮研究〉；楊式挺，〈廣東史前玉器初探〉；朱非素，〈廣東石峽出土的琮和鉞〉、〈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

25 前者為古方主編；後者為廣東省博物館主編。

26 黃建秋，〈良渚文化分佈區以外的史前玉琮研究〉；趙春青，〈論良渚玉器的西傳〉。

27 見朱非素，〈廣東石峽出土的琮和鉞〉，頁 274。

表二 太湖地區玉琮與廣東石峽M105：1玉琮的比較

	太湖 良渚文化玉琮	廣東 石峽M105：1 良渚文化玉琮
中孔對鑽台階面	 <p>江蘇 寺墩 M3：72 參圖 5</p>	 <p>中孔有對鑽錯位台階面</p>
眼睛、A式B式分隔帶、長短橫稜	 <p>單圓圈眼 短橫稜鼻 雙橫稜裝飾平行陰線 雙橫稜 B 式分隔帶凹陷</p>  <p>雙節間 A 式分隔帶呈三角 射口較筆直 浙江瓶窯吳家埠 參圖 7、圖 14</p>	 <p>長橫稜 雙節間 B 式分隔帶 長橫稜上雕琢陰線紋 單圈眼 雙節間 A 式分隔帶 長橫稜 短橫稜 雙節間 A 式分隔帶</p>  <p>d 著手套觀摩玉琮線繪 射口較筆直</p>
A式、B式分隔帶	 <p>雙橫稜間 B 式分隔帶 雙節間 A 式分隔帶呈窄長三角形 浙江 楊家埠 參圖 6</p>	 <p>雙橫稜間 B 式分隔帶 雙節間 A 式分隔帶</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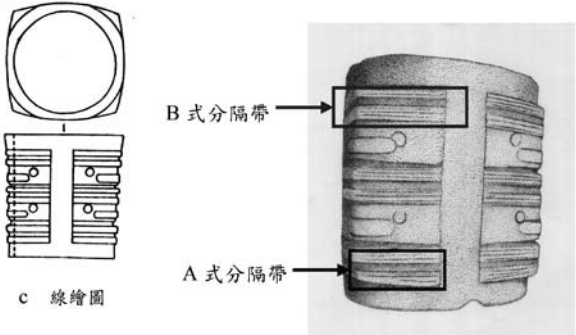
## 二號，祿美村M1琮，高7.4公分（表三a, b, c, d）

此琮基本資料見表一之二，出土於廣東西部西江中游封開縣祿美村對面崗一號墓，為紅燒土壁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同出的有石臂環 2 件和石鉞、鏃、鏃等，從共存特徵分析，同石峽文化相近，可算是石峽文化粵西類型。<sup>28</sup> 它的線繪圖（表三 c）公布於楊式挺 1988 年〈石峽文化類型遺存的內涵分布及其與樊城堆文化的關係〉、1998 年〈廣東史前玉器初探〉、朱非素 1999 年〈廣東石峽出土的琮和鉞〉，但是正確的彩圖直到 2005 年、2006 年先後公布於《中國出土玉器全集》與《貞石之語——先秦玉器精品展圖集》，二圖角度略不同，見表三 a, b。<sup>29</sup> 筆者曾仔細檢視此琮，它的器表已深沁為粗糙的青灰色，此一現象與石峽 M105：1 玉琮的受沁現象相似。表三 d 為筆者觀察實物再根據影像繪製的線圖，此琮原是一件良渚文化多節小眼面紋玉琮，曾經被分割為兩截，此件是切割後的上半截，有兩節完整的小眼面紋裝飾塊，單圈圓眼，雙長橫稜上有平行陰線，「A 式」、「B 式分隔帶」具典型良渚文化玉琮風格，第三節被切割後，下端又修整成射口。局部有小傷缺。由於將一件多節長琮切割為二，並將所切者再修整出一件琮上下均有射口的作法，是良渚文化中特有的現象，如圖 8 橫山出土者，故推測這件封開出土的玉琮在良渚文化區內已被切割改製，再傳入粵西被收藏使用。

28 楊式挺等，〈廣東封開縣杏花河兩岸古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學集刊》，第 6 集，頁 63-82。  
朱非素，〈廣東石峽出土的琮和鉞〉，頁 274。

29 註 2 中已提及 1998 年出版的《東亞玉器》上所刊登的彩圖 157、158 是廣東省博物館展出時所用的複製品，並非真跡。此為廣東省博物館保管部職員善意告知，特此申謝。

表三 太湖地區（橫山）與廣東地區（封開）玉琮的比較

	橫山玉琮M2		封開祿美村玉琮 良渚文化
半切琮造形	 <p>浙江橫山 半切琮</p>		 <p>a 半切琮 上端較寬 最下端紋飾不完整</p> <p>b 半切琮 孔壁較薄</p>
單圈眼、A式B式分隔帶	 <p>雙橫稜上裝飾平行線 單圈眼 參圖 8</p>		 <p>c 線繪圖</p> <p>B 式分隔帶</p> <p>A 式分隔帶</p> <p>d</p>

三號，三舵村1號琮，高7.4公分（表四a, b, c, d）

四號，三舵村2號琮，高8.4公分（表五a, b, c, d、表六、表七）

海豐縣位於廣東東部汕尾市轄區內，在其所屬的田墘鎮鹽場三舵距離表土 4 公尺的貝殼層下出土兩件玉琮，因位於南海邊碣石灣白沙湖（海灣）西岸，出土玉琮的坑很快被淹沒，但可以斷定該地區不屬於石峽文化類型。<sup>30</sup> 這兩件玉琮的線繪圖先後發表於楊式挺 1988〈石峽文化類型遺存的內涵分布及其與樊城堆文化的關係〉論文、1990年《廣東文物普查成果圖錄》，楊式挺 1998年〈廣東史前玉石器初探〉、朱非素 1999年〈廣東石峽出土的琮和鉞〉論文中，即是本文表四 c、表五

30 參毛衣明，〈海豐縣田墘圩發現新石器時代玉器坑〉，《1985年中國考古學年鑑》，頁 202。朱非素，〈廣東石峽出土的琮和鉞〉，頁 274-276。

c。筆者檢視實物記錄特徵時，比較之下發覺這兩張線繪圖過於工整完美，玉琮器表許多磨蝕現象等特徵均未表現。2005年《中國出土玉器全集》、2006年《貞石之語》兩度公布彩圖，因拍攝角度不同，故本文均引用之，分別見表四 a、b、表五 a、b。<sup>31</sup> 表四 d、表五 d 以及表六線繪圖，則為筆者觀察實物並依據影像所繪製呈現三舵村二琮「A 式分隔帶」、「B 式分隔帶」、眼角等特徵的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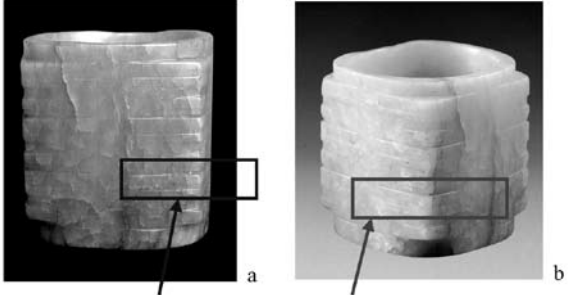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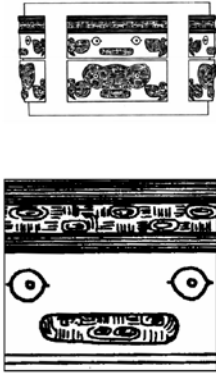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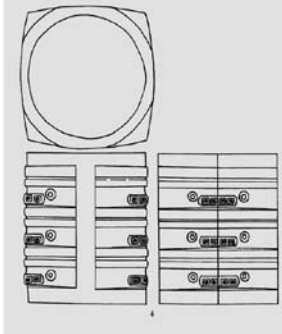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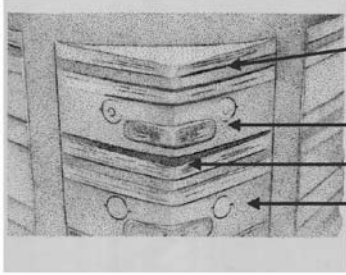
或因此二琮長期埋在水中，玉質保持原有的黃綠瑩秀質地，既不像太湖以南許多良渚墓葬出土玉器呈現白化嚴重現象，也不像粵北石峽、粵西封開祿美村石峽文化分佈地區出土的玉琮，深沁為粗糙的青灰色。海豐三舵村的兩件玉琮不但玉質黃綠瑩秀，連比例上器壁較薄，斷面近乎方圓形的特徵，也都相似於上海福泉山 M9：21 出土玉琮（圖 2）。這兩件琮似乎曾經被長期佩戴把玩，它們的孔徑分別為 5.6 與 4.8 公分，均可當手鐲戴，器表紋飾多已磨蝕不清，呈現圓潤柔美的光澤，內部有些細裂璽，且因為接觸雜質，裂璽處已沁為淺深褐色；這種玉器器表長期盤摩的現象，迄今為止不曾出現在良渚文化範圍內的出土玉器上。<sup>32</sup>

經仔細觀察可知，三舵村 1 號琮是三節小眼面紋，各節之間的「A 式分隔帶」以及長橫稜之間的「B 式分隔帶」也都是典型良渚風格。雙長橫稜上有多條平行陰線，代表鼻子的短橫稜上原刻有多層方轉的卷渦紋，但多已磨蝕不清，眼睛多為雙圈圓眼，左右各有一道代表眼角的短陰線，如表四 d 所示。這樣的小眼面紋飾風格與反山 M14：181 玉琮相似。與實物對照比較之下即知表四 c 線繪圖有些失真，既沒有畫出長橫稜上的陰線以及短線眼角，也將短橫稜上的方迴卷渦紋畫得過於完美工整。

31 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11·廣東、廣西、福建、海南、香港、澳門、臺灣卷》，圖 3、圖 4；廣東省博物館主編，《貞石之語》，頁 202，圖 249；頁 203，圖 250。

32 筆者口頭請教過良渚文化考古學家：蔣衛東、方向明、趙曄三位先生。

表四 太湖地區（福泉山）與廣東地區（海豐）出土玉琮的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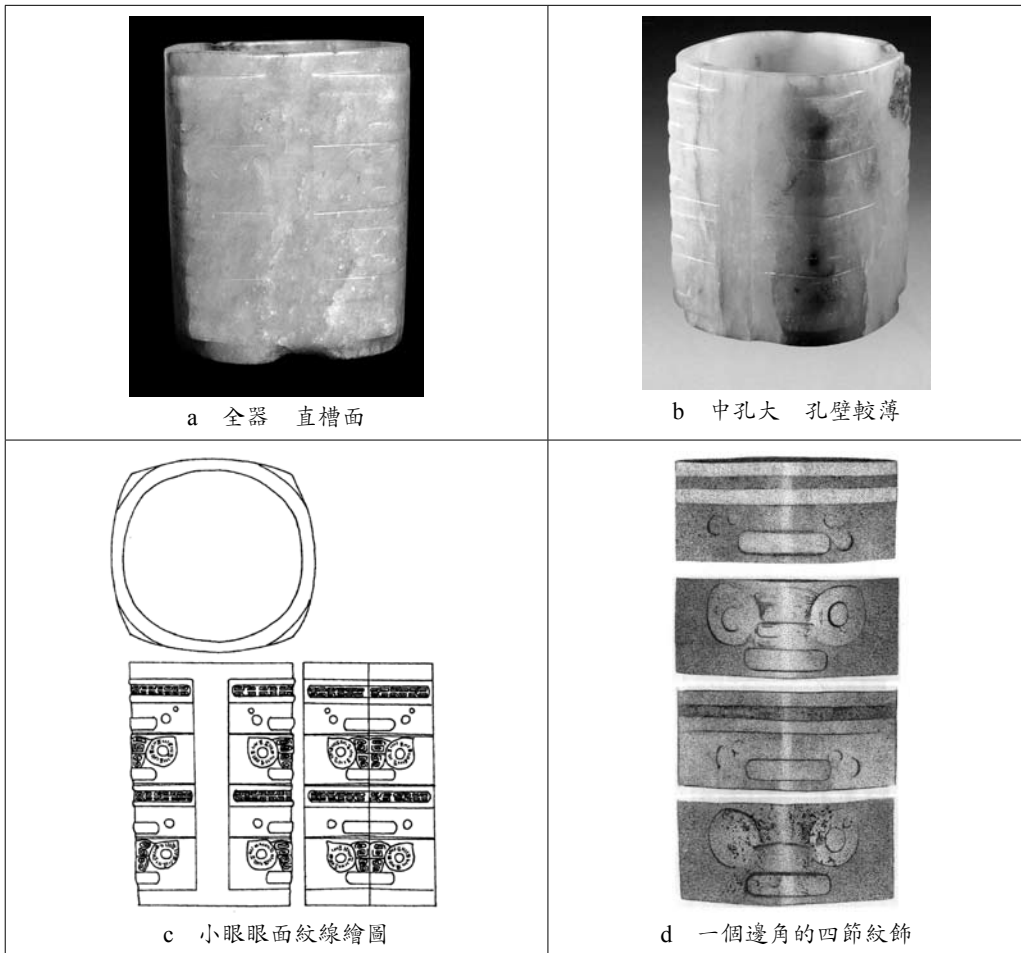
	福泉山玉琮 M9：21	海豐三舵村1號玉琮
中孔、分隔帶	 <p>玉質黃綠瑩秀，中孔大，孔壁薄，A式分中段三角形現象，B式分隔帶寬度較窄</p>	 <p>兩節間 A 式分隔帶，中間成三角形現象</p> <p>雙橫稜間 B 式分隔帶，寬度較窄</p>
眼睛、鼻翼、A式、B式分隔帶	 <p>雙圈眼帶三角錐形眼角，鼻翼裝飾線紋</p> <p>參圖 2</p>	 <p>未畫出眼角，方迴卷渦紋</p> <p>c 過於工整</p>  <p>雙橫間的 B 式分隔帶</p> <p>鼻子裝飾方迴卷渦紋</p> <p>兩節間的 A 式分隔帶</p> <p>眼睛帶橫陰線眼角</p> <p>d</p>

三舵村 2 號琮分為四節，自上而下輪替雕琢小眼面紋、大眼面紋。經仔細檢視可知此器的大眼眼臉已發展成上端出現尖角的桃形眼臉，可知是良渚晚末期的作品。目前在雙長橫稜上看不到平行陰線刻痕，但反而在雙長橫稜之間的 B 式分隔帶上見到磨蝕甚嚴重但還殘留的些許橫橫、直直的短陰線；參考圖二上海福泉山出土玉琮可推測，原本長橫稜上應該刻有平行陰線的（參圖 2、圖 3、表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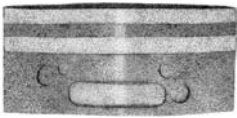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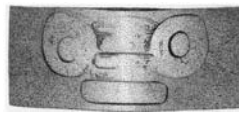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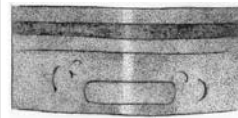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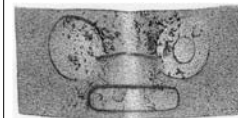


筆者選擇此琮的一個邊角，自上而下依據影像繪製四節的紋飾佈局排列及器表現象，(表六)詳細觀察其眼臉、鼻樑、鼻翼上原都雕有卷渦紋，因磨蝕嚴重，目前僅依稀可見斷斷續續的部份線紋。需說明的是表五 d 四節線圖是每節單獨繪製，再依序接成，故節與節之間的空距不是此玉琮的 A 式分隔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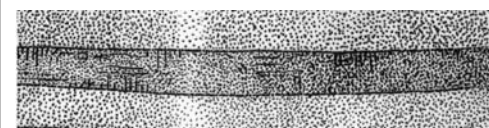
表五 海豐田壩三舵村出土 良渚文化 玉琮 高8.4公分



表六 三舵村2號琮四節紋飾解析

			
第一節 有原來的單圈圓，及後加的圓眼	第二節 眼臉鼻梁紋飾幾近磨平	第三節 B式分隔帶上雕卷渦紋，也是有後加的圓眼	第四節 眼臉、鼻梁、鼻翼，依稀可見卷渦紋

表七 福泉山M9玉琮與三舵村2號琮「B式分隔帶」的比較

	
福泉山M9：21玉琮長橫稜及雕有卷渦紋的B式分隔帶	三舵村2號玉琮長橫稜及卷渦紋已被磨蝕的B式分隔帶

## (二) 四件石峽文化遺物

經比較分析受良渚文化影響石峽人製作的琮有四件，品名暫訂為：石峽 M69：28 琮、石峽 M17：13 琮、石峽 M10：11 琮、石峽 M56：1 鐮。也就是表一中的第五至八號。它們的尺寸、出土地、典藏地等基本資料見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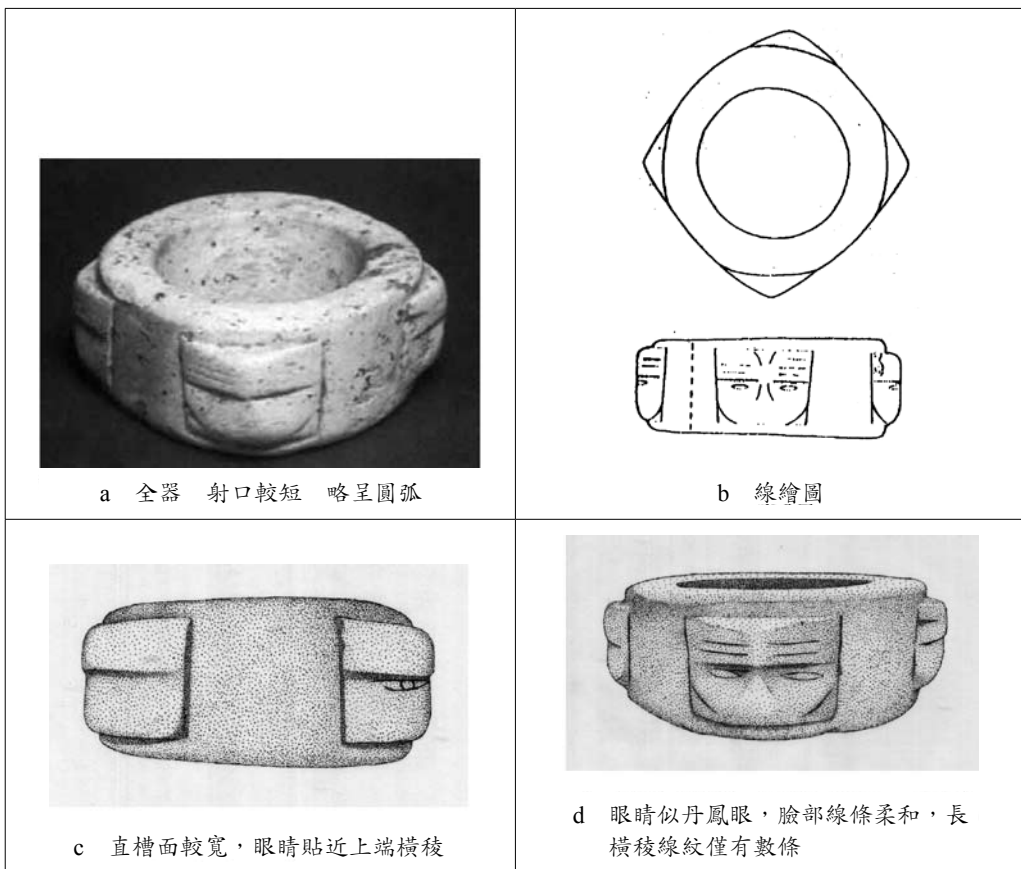
五號，石峽M69：28琮，高3.3公分（表八a, b, c, d）

此琮最早在 1984 年《廣東出土先秦文物》中公布彩圖，當時圖錄中記載為「白色高嶺岩製成」；（表八 a）楊式挺 1998〈廣東史前玉石器初探〉論文中形容它：「原寫高嶺岩（疑為蛇紋石），此琮四面直槽較寬，四組紋飾突出，雕刻於一個圓鐮形的四角（邊），每組紋飾分上下兩段、組成一個獸面紋模樣。」朱非素 1999 年〈廣東石峽出土的琮和鉞〉論文中對它的特徵描述較為正確，不但注意到：「下方刻兩條對稱的內弧線，構成了一個圓形臉」，而且注意到：「額紋下刻較深橫槽，像是一雙長形的丹鳳眼」。不過丹鳳眼的圖像是在 2001 年朱非素先生〈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論文中才公布。（表八 b）

筆者用高倍放大鏡觀察實物，發現在其灰白色的質地中還存有綠色斑點，可能是玉石料原有的色澤。此件較特殊的「丹鳳眼」，眼形是呈橫長橢形的眼框，中央

未刻出眼珠，在四個面紋中有的眼睛比較清晰，有的似乎已磨蝕不清，白化現象嚴重；此件面紋還有一個特別之處是雙眼之間的鼻樑是柔和圓順的三角形隆起，成片地連到左右下方的臉龐輪廓線，正如朱非素 1999〈廣東石峽出土的琮和鉞〉論文中形容的：「下方刻兩條對稱的內弧線，構成了一個圓形臉」。此琮的孔壁光滑，射口略呈圓弧面現象；原應分為雙長橫稜中間夾著 B 式分隔帶的部位，卻連成一塊甚寬厚的凸稜；轉角以及射口端面都有磨圓現象；每個裝飾塊之間的直槽甚寬（表八 c）。

表八 石峽文化 琮 石峽M69：28



此琮紋飾與良渚玉琮相比較，裝飾塊下方左右刻有表示面頰輪廓的圓弧形陰線，是良渚文化玉琮早中期的特徵之一，參見圖 11（反山 M16：8）、圖 16（瑤山

M7：50），比例上直槽甚寬的現象，也見於良渚文化，參見圖 16（瑤山 M7：50）。但是雙長橫稜與 B 式分隔帶連成一塊甚寬厚的凸稜，緊貼在凸稜下的丹鳳眼，以及柔和的三角形鼻樑，這三個特徵的確是良渚文化沒有的，且直槽的線條相較於良渚文化玉琮較不規整；至於轉角以及射口端面都有磨圓現象，無法判斷是原本的設計還是經過長期佩戴而磨圓的現象。綜合前述，筆者與多位先進學者看法相同，它是受良渚文化風格影響石峽人製作的玉琮。

#### 六號，石峽 M17：13 琮，高 4.4 公分（表九 a, b, c）

這件乍看紋飾似良渚風格的琮，應是石峽出土玉琮中被公布及討論次數最多的一件。最初在 1984 年《廣東出土先秦文物》中公布彩圖及黑白圖，圖錄說明記載為「灰色矽卡岩製成」（表九 a）；2006 年的《貞石之語》中圖片效果亦佳。鄧淑蘋 1988〈考古出土新石器時代玉石琮研究〉論文中認為它在面頰上刻有粗率卷雲紋的風格，相似於草鞋山 M199：1。楊式挺 1998 年〈廣東史前玉石器初探〉論文中認為此琮上的面紋「應是有眼有鼻有嘴，組成形象威武的獸面紋。」朱非素 1999〈廣東石峽出土的琮和鉞〉論文中認為「鼻部有細長雙線向左右伸出上卷的雲雷紋，像是男性臉譜上的一副鬚鬚，這種組合花紋不見於良渚文化，應是石峽文化古代居民獨創的紋樣。」<sup>33</sup>

方向明 2008 年〈石峽文化相關玉器基本資料之補充〉論文中根據《東亞玉器》彩圖繪製了它的線圖（表九 c），將之與良渚玉琮紋飾詳細比較討論，他認為：「在良渚玉器中，這種除了眼鼻部位外另加刻紋的雖然其它種類的玉器上也有，但琮上發現的確不多，主要是瑤山所出，江陰高城墩僅採集個例。如可與石峽 M17：13 作比較的瑤山 M9：4、M10：15、M10：19、M10：16 和瑤山 M12-2789，另瑤山 M4：34 璜刻紋也可以作為參考。通過兩者刻紋細部的比較，可以明顯看出僅是「形似」而已，其細部刻紋組成結構明顯沒有到位。」他所提的瑤山 M9：4 與 M10：16 就是本文的圖十五、十二。除了這些外，他還指出三點不是良渚玉琮上可能出現的特徵，筆者按照本文的判斷標準，歸納這三點即是：1. 「B 式分隔帶」不夠凹下；2. 雙長橫稜上的平行陰線排得太疏鬆；3. 兩眼之間的所謂「鼻樑」也不夠凹下。所以這件琮公認是石峽先民的作品。

33 鄧淑蘋，〈考古出土新石器時代玉石琮研究〉、楊式挺，〈廣東史前玉石器初探〉、朱非素，〈廣東石峽出土的琮和鉞〉，分別見註 11，註 2，註 1。

表九 石峽文化 琮 石峽M17：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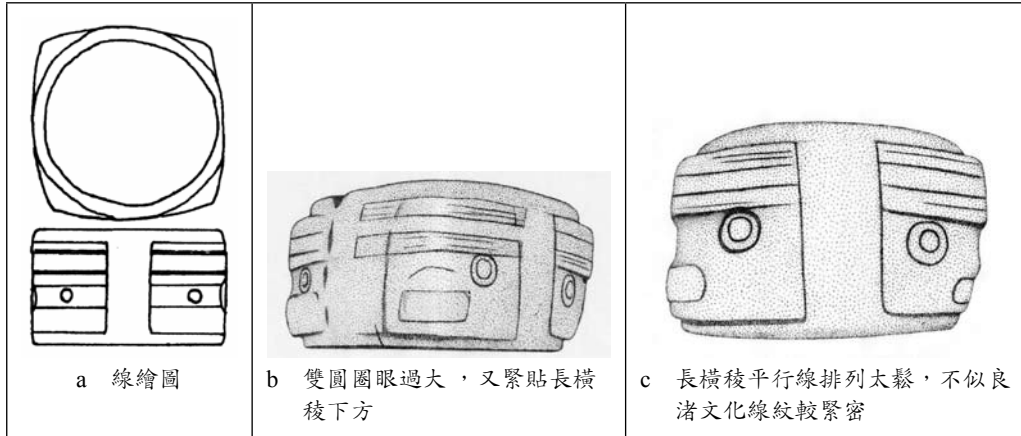
七號，石峽M10：11琮（表十a, b, c），高3.5公分

這件琮楊式挺 1998 年〈廣東史前玉石器初探〉論文中發表過不是很寫實的線繪圖，（表十 a），表十 b, c 則是筆者觀察實物再依據影像繪製的線圖。整體而言，此件灰白色的琮雖仍保持中央有大圓孔的方柱體，也有上下射口及每面的中央直槽，雙圈圓眼，刻有平行陰線的雙長橫稜，這些紋飾風格特徵均與良渚玉琮的特徵相似；上下射口不筆直略為圓弧的特徵雖少見於良渚文化，但因為無法判斷這是否因為久戴盤摩所致？故暫時不列入疑點，但是仔細檢視，即發現至少有下列四點不屬於良渚玉琮風格的現象：

1. 或因遷就材料，器身歪斜，四面均不規整，一面留有一道切割弧線痕。良渚玉琮少見此類極不規整的琮。手拿時感到相當輕，沒有良渚玉琮相對較重的質感。
2. 比例上雙圈圓眼過大，且緊貼著長橫稜下方。
3. 雙橫稜上的平行陰線排得太疏鬆，良渚玉琮雙橫稜上的平行陰線紋的排列大多較細密。
4. 在良渚遺址出土玉器中雖然也可找到雙長橫稜與「B 式分隔帶」，三條近乎等寬以及凸起的高度大約相等的例子，如圖 10、11，但表十這件琮的雙長橫稜與「B 式分隔帶」之間的分界陰線卻刻得太寬，顯示當時的切割工具刃部比較鈍厚，不夠薄銳。這是良渚文化玉琮上沒有的現象。

綜合以上幾點，筆者認為這件是石峽先民模仿良渚玉琮製作的仿品。

表十 石峽文化 琮 石峽 M10:11



八號，石峽M56：1鐮，高3.5公分（表十一a, b, c）

朱非素 1999 年〈廣東石峽出土的琮和鉞〉論文發表它的線繪圖，（表十一 a）歸為「C 式琮」形容它「形狀似寬帶臂環」，「出土時已破碎，……筒身呈亞腰形，花紋之間是平行界線，分為四個方塊，每方塊刻上下兩列花紋，上為兩條帶紋，下為一對小圓圈眼和嘴。」方向明 2008 年〈石峽文化相關玉器基本資料之補充〉論文稱之為「臂環形琮」，又稱它為「亞腰形筒形鐮」。<sup>34</sup> 筆者觀察測量此器再依據影像繪製線圖，（表十一 b, c）認為朱先生的描述相當中肯，但可提出六點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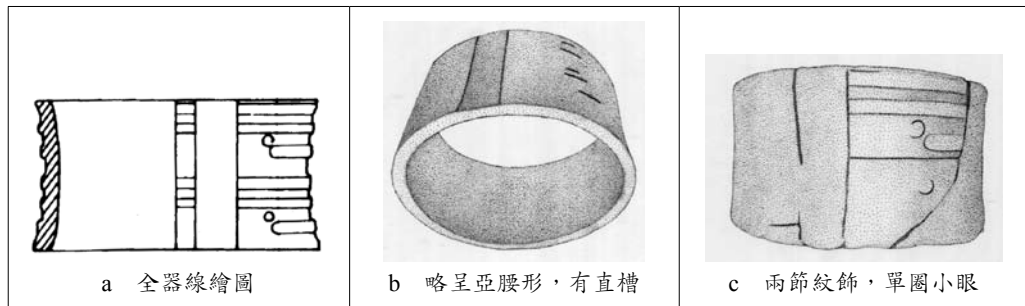
1. 它整體的形制是屬於「亞腰形筒形鐮」，但凹弧度相當淺。
2. 此琮沒有上下射口，所以筆者認為不宜歸為「琮」形類，因其紋飾特徵，暫稱之為「琮式鐮」。
3. 表面大多已白化腐朽，且有斷接修補現象，從較清楚的直槽所在位置及與全器的比例計算，有四個直槽的可能性很高。
4. 在一個較清晰的面紋單元中，可看出製作者擬雕琢良渚風格的雙長橫稜及「B 式分隔帶」，但三條線距離幾乎等寬，刻得輕淺，幾乎沒有「浮雕」現象。
5. 器表雕琢良渚風格單圈圓眼及下方中央的短橫稜，但刻得輕淺，幾乎沒有「浮雕」現象。

34 方向明，〈石峽文化相關玉器基本資料之補充〉，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嶺南考古研究專業委員會編：《嶺南考古研究》（7），頁 60-65。

6. 上下堆疊的兩節面紋之間，似乎沒有 A 式分隔帶凹陷的良渚風格特徵。

綜合觀察，此件應是石峽先民學習良渚玉琮紋飾結構，仿雕在自己的手鐲上。此類亞腰形鐲雕琢小眼面紋的現象，良渚目前未發現。另此鐲為筆者判斷是石峽文化製作四件器物中唯一的兩節紋飾佈局，其他三件均為單節琮。

表十一 石峽文化琮式 鐲 石峽M56:1



### (三) 四件筆者未親自檢視的玉石琮

九號，床板嶺琮，高14.2公分（表十二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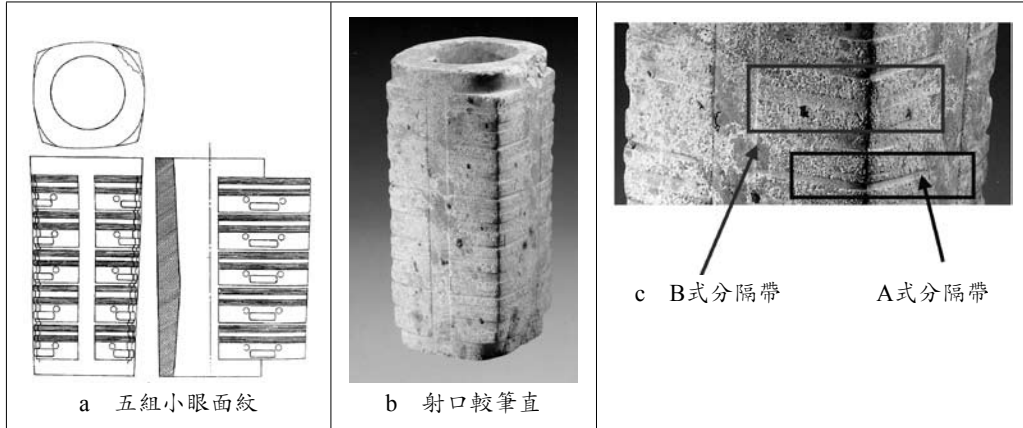
此琮於 1983 年發現該區墓葬搶救殘墓時所徵集，接續進行發掘，成果於 1986、1988、1990 年報導。<sup>35</sup> 圖片刊載於 1984 年《廣東文物普查成果圖錄》中。<sup>36</sup> 楊式挺 1998 年〈廣東史前玉石器初探〉論文中公布了較精準的線繪圖（表十二 a），2006 年《貞石之語》公布彩圖（表十二 b, c）。從線繪圖可知，此琮有單圈圓眼及雙長橫稜上雕琢平行陰線，朱非素 1999 年〈廣東石峽出土的琮和鉞〉論文中提及此件「在下一道象徵嘴的短凸帶紋兩角有兩個對稱圓圈紋。」<sup>37</sup> 可能是表示鼻翼的卷渦紋，筆者尚無機會見到實物，但從表二 c 上所看到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上特有的「A 式分隔帶」與「B 式分隔帶」，可推測此琮可能是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玉琮被搬移到嶺南地區。只是與圖 13、14 出土於太湖地區的良渚玉琮相比，床板嶺琮的器表確實風化得極為粗糙。

35 劉成德，〈曲江烏石床板樣發現的石峽文化遺存〉，廣東省博物館、曲江縣博物館，《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三十週年論文集》，頁 193-194。李子文、龍家有，〈曲江縣床板嶺石峽文化墓地〉，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鑒·1989》，頁 227。

36 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廣東省博物館編，《廣東文物普查成果圖錄》，頁 21，圖 22。

37 三份資料分別見註 2, 31, 1。

表十二 床板嶺 琮 曲江烏石床板嶺徵集



十號，石峽M54：1琮，曲江石峽出土，高2.4公分（表十三）

十一號，石峽M104：2琮，曲江石峽出土，高3.6公分（表十四）

這兩件單節小眼面紋琮典藏於曲江縣博物館，筆者尚無機會檢視實物，此二張線繪圖發表於朱非素 2001 年〈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論文中。從圖片觀察，與圖 4、13、14 等良渚文化小眼面紋琮甚為相似。至於它們是良渚人還是石峽人的傑作？還待分析鑑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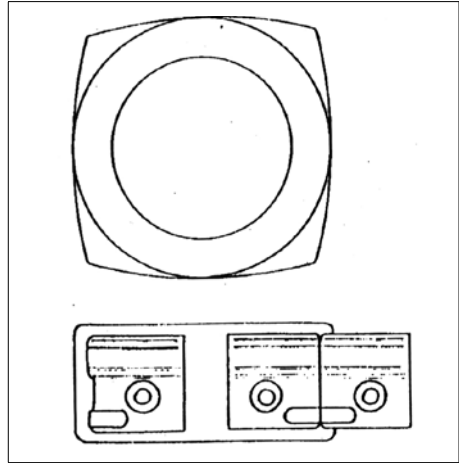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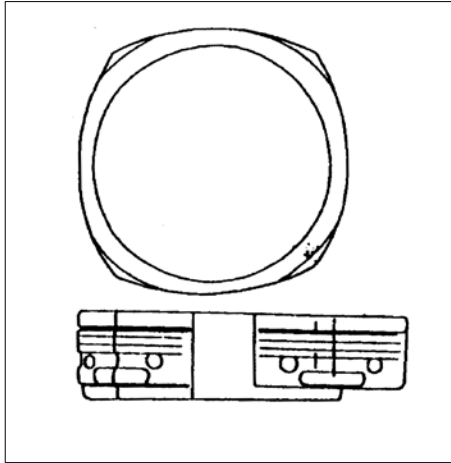
十二號，石峽M6：2鐏，曲江石峽出土，高2.8公分（表十五）

楊式挺 1998 年〈廣東史前玉石器初探〉論文公布的線繪圖見表十五 a，他描述此件：「鏤刻一個有大眼有鼻的簡化獸面紋、高嶺岩，（圖 32.5-28）」。朱非素 2001 年〈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論文公布的線繪圖為表十五 b，描述此件：「外壁刻出四塊不很明顯的方形凸面，方塊之間為平直無紋界線，每組花紋上刻兩道凸帶紋，下有單線橢圓形眼睛和相連的額及一道短凸帶紋的嘴，石質保存甚差。該琮花紋同上海福泉山文化墓 M6：23 小玉琮花紋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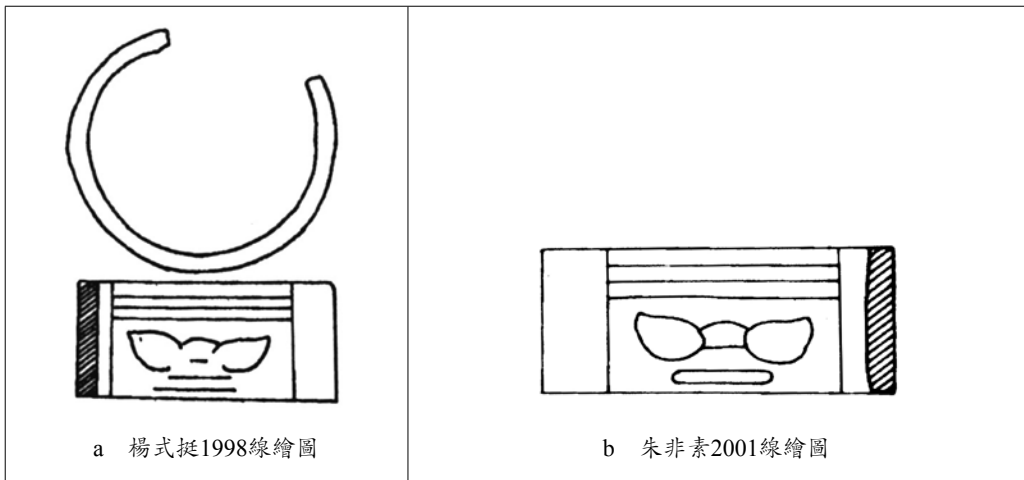
表十三 石峽文化 琮 石峽M54：1

表十四 石峽文化 琮 石峽M104：2



良渚晚末期時，出現上端外側帶尖的桃形眼臉，但大多還是在眼臉中央刻出單圈或雙圈圓眼，只有浙江塘棲徵集到一件紋飾已磨蝕，似乎看不見中央圓眼的桃形眼臉玉琮，（圖 17）提供研究表十五這件的參考。但是筆者尚無機會見到實物，所以此琮是良渚人還是石峽人的傑作？還待分析鑑定。

表十五 石峽文化 鐺 石峽M6：2



## 四、良渚文化與石峽文化龍首紋玉飾解析

### (一) 良渚文化龍首紋玉飾

崧澤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時，流行一類以一個頭帶雙犄角的龍首連接彎曲身軀的小玉龍，相關的討論已有多篇。<sup>38</sup> 良渚早期時，除了延續崧澤風格的小玉龍外，還出現了龍首鐲與龍首圓牌。目前主要見於屬於良渚早期的瑤山 M1、M2，以及反山 M22 中。圖 18 是出土於瑤山的龍首鐲，也是迄今唯一的一件出土的良渚龍首鐲，瑤山報告中描述：「整體作寬扁的環狀，內壁平直光滑，外壁琢刻出四個凸面，其上刻同向且相同的龍首形圖案。利用外壁的寬平面表現龍首的正面形象，並以淺浮雕延伸至鐲體的上下端，形成龍首的側面形象，從而組成頗為立體的龍首圖案。正面下端是龍首的扁寬嘴，露出平直的上唇和大而方整的上排牙齒，上唇兩側有圓形凸起的鼻孔，寬扁的鼻部與上唇平齊。之上有一對大而圓突的眼球，外飾圓形眼圈。兩眼上方用陰線刻出一對短角，眼鼻之間有一菱形圖案，內外雙線，菱形正中陰線刻一小橢圓形。小橢圓形。圖案側面用淺浮雕和陰刻線，表現深而長的嘴裂、鼻子和鼻頭的形象。以往曾將這種型態的玉器稱為『蚩尤環』。若以平面加側面進行觀察，其型態與中國傳說中的龍近似。」<sup>39</sup>

良渚早期的龍首玉圓牌目前出土有多件，圓牌邊緣雕琢的龍首方向有兩種，一為順向，即是各龍首紋方向相同，如瑤山 M2：17（圖 19a, b），另一種是兩個龍首紋相對（方向相反）如反山 22：26（圖 20a, b）。

### (二) 石峽文化出土龍首紋玉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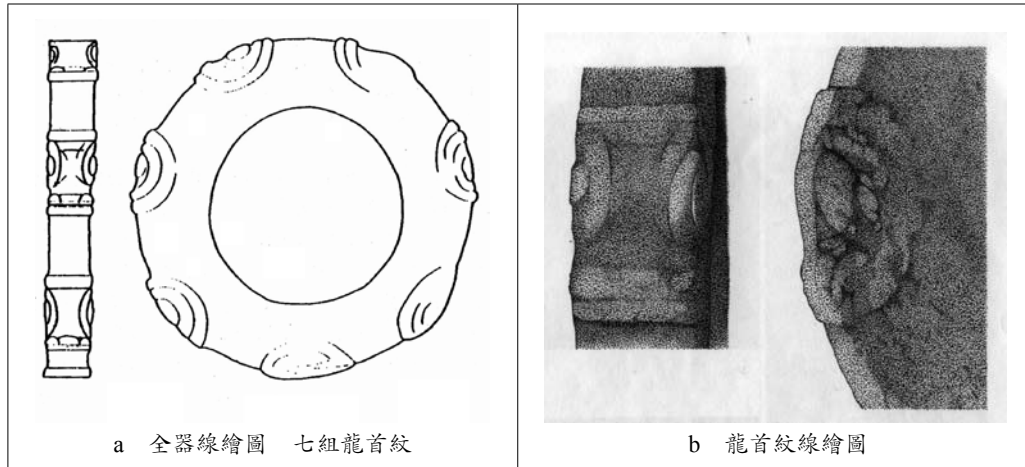
石峽文化出土兩件龍首紋玉飾都是手鐲，是朱非素 1998 年整理出土物時才發現上面雕有龍首紋。一件編號 M99：5，直徑 12、孔徑 7、高 1.5 公分，共七組龍首紋，方向一致。龍手環（鐲）線繪圖發表於朱非素 2001 年〈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論文中。<sup>40</sup> 筆者曾在廣東省文物考古所仔細檢視此件，確知雖然其外表風化甚烈，但仍可以看出龍首的結構，如表十六 b。

38 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的龍首紋與神人獸面紋之獸面紋〉、〈良渚玉器刻紋研究之二——再論龍首紋與獸面紋〉。江美英，〈中國新石器時代玉龍初探〉，《通識教育與跨域研究》，第 6 期，頁 82-85。

3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頁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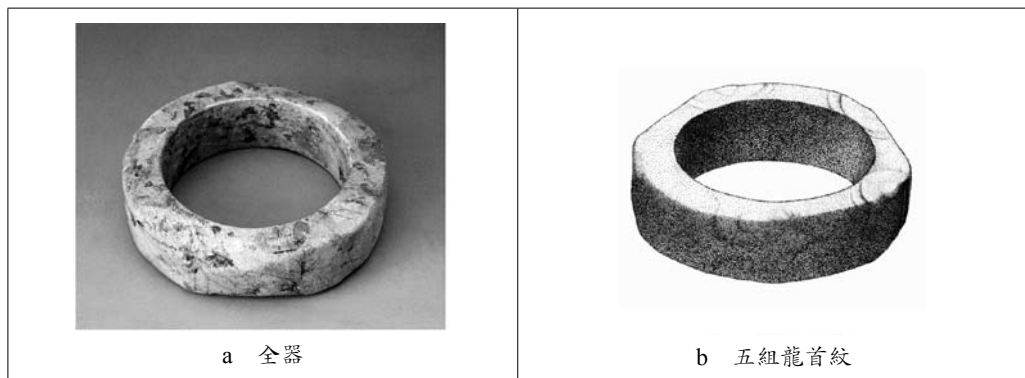
40 環鐲為同一類器物，朱非素〈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文中描述 M99：5、M42：4 此類龍首紋時，首次以「龍首環（鐲）」稱之，後面文中描述均用龍首環。筆者於本文中稱此類器物為龍首鐲。

表十六 石峽文化 龍首鐲 直徑12公分 石峽M99：5



另一件龍首鐲目前藏於廣東省博物館，原以為此琮沒有發表過彩圖，事實上它已於 1998 年發表於《東亞玉器》中（表十七 a），只是因紋飾極淺照片不明顯，若不仔細檢視，不會發現上面紋飾結構。<sup>41</sup> 它的直徑 8.2、孔徑 5.7、高 2.1 公分，外表浮雕了五個龍首紋，兩兩相對，第五個單獨存在。表十七 b 為筆者觀察實物再依據影像繪製。

表十七 石峽文化 龍首鐲 直徑8.2公分 石峽M42：4



41 註 2 中已說明該書彩圖 145 與 159 相互錯置。

這兩件玉鐲的孔徑分別為 7 與 5.7 公分，均可佩戴於手腕上。石峽 M42：4 的鐲身厚度與龍首紋之間的比例，與瑤山 M1：30 差不多，龍首紋兩兩相對的花紋結構也見於反山 M22，可惜紋飾已相當模糊，無法推測它是不是良渚先民製作的？

石峽 M99：5 龍首鐲，整體觀之，鐲身比瑤山出土龍首鐲來得寬厚，另外它的龍首紋飾有七組，因此，龍首紋在鐲身上的比例就比較小。對於此一現象，朱非素的分析為：「比瑤山龍首環雖有較大差別，但文化因素肯定來自良渚。既非原裝輸入，也非良渚人到石峽來製作，而是石峽文化的使者們向良渚人學習玉石製作工藝技術後，回到石峽製作的。」她又認為「為什麼石峽文化墓葬出土龍首環，其器體比 山 M1：30 鐲要大，龍首形紋要多，只有兩種解釋，一是石峽人製作龍首環時作了發揮和創造；二是石峽人模仿的大型龍首環樣本，暫未在蘇南平原良渚文化大墓中出土，後一種可能性要大些。」<sup>42</sup>

總之，這兩件龍首鐲，一件因為鐲身較為寬厚，暫時被推測是石峽人學習良渚人的「習作」，另一件則還無法判斷是良渚先民？還是石峽先民的作品。

## 五、綜合分析

### (一) 石峽文化年代與葬制

石峽遺址共分四期，第二期才是本文討論的石峽文化，年代約為西元前 2600 至 2200 年。石峽文化分為早、中、晚三期，而早期又可分為第一、二兩段。<sup>43</sup> 本文所討論的琢有良渚式雕紋的玉石器，是從石峽文化早期第二段以後的墓葬中才陸續出現。<sup>44</sup> 因為石峽文化只有四百年，扣除早期第一段，我們或可暫時推估，琢有良渚式雕紋的玉石器是在西元前 2500 年以後才出現於嶺南的石峽文化中。這就約當太湖地區良渚文化的晚期了。<sup>45</sup>

表一中的一、二號兩件，也就是：石峽 M105：1 琮與祿美村 M1 琮，都是標

42 朱非素〈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頁 34。

43 石峽遺址分為四期，第一期為前石峽文化，第二期為石峽文化（約西元前 2600 年到 2200 年）。第三期約當中原的夏商之際到早商，第四期約當中原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參考 1978 年廣東省博物館、曲江縣文化局——石峽發掘小組，〈廣東曲江石峽墓葬發掘簡報〉及朱非素，〈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

44 朱非素先生電話中告知，特此申謝。

45 良渚文化（約西元前 3200-2200 年），分早中晚期，西元前 2500-2200 年為良渚晚期。

準的良渚晚期多節高琮，不排除就是在良渚晚期經文化交流傳播到嶺南地區。表一之九的床板嶺琮，筆者雖尚未見到實物，但從清晰的彩色圖片推測，也可能是太湖地區良渚晚期玉琮。

石峽文化石峽葬式有一次葬、二次葬、一次已遷走葬墓三種。其中以二次葬為氏族中的高規格葬式，多為東西向排列，邊壁多經過火燒。<sup>46</sup> 雕紋玉石器都出於二次葬墓中，多是置放於屍骨堆上，圖 21 即是雕有五個龍首紋的手鐲（表一之十四、石峽 M42：4 龍首鐲）與三件鉞置放在 M42 屍骨堆上的情況。雖然放於屍骨堆上是最多的葬式，但也有兩件例外，<sup>47</sup> 表一之五的雕有丹鳳眼的琮（石峽 69：28 琮）是置放於二層台上，表一之十三的雕有七組龍首紋的手鐲，雖出於二次葬墓中，但是與一次葬的陶片放在一起。<sup>48</sup>

良渚文化基本不見二次葬，墓坑為南北向排列。有關良渚玉器的器類、級別與墓葬等級的關係，已有許多學者研究，玉鉞、玉琮、玉璧等禮器，當然是高級貴族所擁有，限於篇幅，本文不作討論。

## （二）良渚玉器自太湖地區南傳廣東的可能路線

通過縝密的檢視與分析，筆者認為至少有四件（或五件）雕紋玉琮直接來自太湖地區的良渚文化圈，那麼它們可能是作為部落高級貴族之間的交聘、餽贈的禮品，也可能是戰爭的掠奪品，甚至可能是良渚文化衰亡後，其遺民為求生而攜帶傳家寶長途遷徙，總之，的確有良渚雕紋玉琮被帶到廣東。

過去已有多位學者討論二地之間的傳播路線，一般多認為石峽與祿美村的玉琮，極可能是經由陸路而來，而三舵村的玉琮，不排除經由海路傳來。陸路的傳播最可能的就是先從太湖地區沿著長江向西到達鄱陽湖區，順著贛江南下到達南嶺的隘口，就進入石峽文化的範圍了。<sup>49</sup> 海路的傳播則是沿著浙江、福建的海岸，進入廣東東部的海豐三舵，考古學家從許多遺存都肯定早在西元前三、四千年，珠江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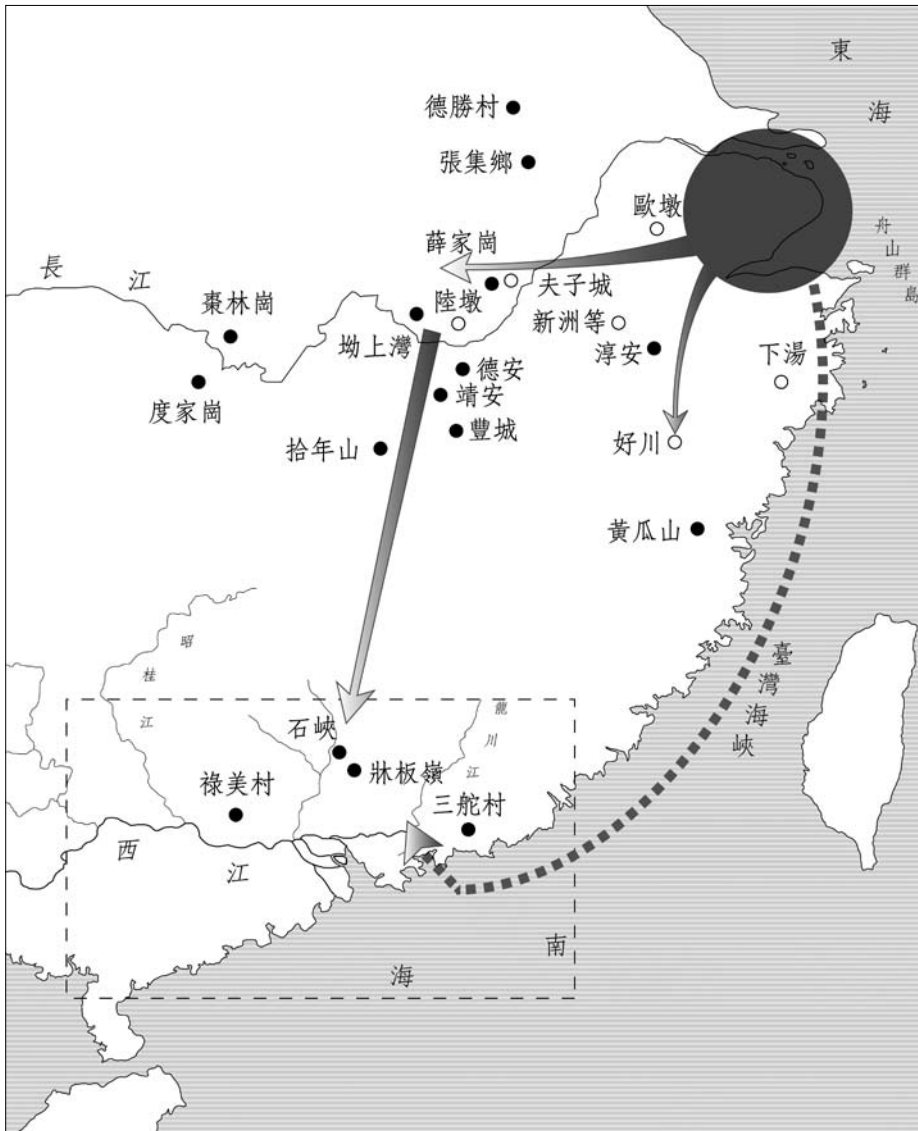
46 朱非素 1999、2001：「石峽文化有墓葬 102 座（不包括 1985 年東區 4 座），二次葬墓和一次已遷走葬墓相加為 72 座，反映石峽文化埋葬習俗流行二次葬。二次葬墓多數為大、中型墓，墓坑為東西向長方形豎穴土坑墓。」

47 承蒙朱非素先生告知，特此申謝。

48 石峽文化的二次葬中有兩套隨葬品，第一套是直接從一次葬墓中搬來，堆放在二次葬墓中的一個角落，第二套隨葬品是專為二次葬所準備，多放置屍骨堆上面或附近。見朱非素〈廣東石峽出土的琮和鉞〉、〈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

49 朱非素，〈廣東石峽出土的琮和鉞〉，頁 280；陳傑，〈良渚時期琮的流變及相關問題的探討〉，頁 582-583。

角洲的先民已懂得「舟楫之利」。<sup>50</sup> 地圖二轉引自陳傑 2002 年論文，圖中即清晰地繪製了陸路與海路的可能路線。



地圖二 良渚玉器自太湖地區南傳廣東的可能路線

《故宮學術季刊》編輯部參陳傑〈良渚時期琮的流變及相關問題的探討〉圖四協助修改。

50 同上註。

### (三) 石峽玉器風格特徵及故宮玉鐏的考量

通過縝密的檢視與分析，筆者認為至少有五件很可能是石峽文化先民製作，即是表一的五、六、七、八以及十三號。它們與真正良渚玉器之間的差異，已在本文第二、三章中一一說明。此處要強調的是，經過比對，可以推測石峽先民雕琢玉石器時，所用的硬質工具（最可能的是片切割工具，如長刃或短刃的雕刻刀）的刃部比較厚鈍，所以留下的陰線常比較寬；所用以製作圓眼的管鑽工具比較大，因此鑽出的圓眼也比較大，表一小眼面紋琮（七號，石峽 M10：11）最為明顯。

另外筆者建議應將這五件的質地一一詳加檢測，如果它們的質地也是閃玉，那麼應進一步檢測微量元素等，研究其玉料來自太湖地區呢？還是嶺南地區也有閃玉礦存在？

石峽先民仿作良渚玉器的時間，也就是約西元前 2500 年至 2200 年良渚文化晚期時，雖然學界認為良渚文化最興盛的時間是早、中期，但因為良渚文化的確是文化高度發展，即到良渚晚期，依舊物豐民強，所以良渚晚期墓葬中出土的玉琮、玉璧從消耗玉料的量體而言，也是十分驚人的。從考古資料可知，當時良渚文化的因子向北、向西北、向西、向南，作輻射狀的傳播。

嶺南地區在西元前 2600 年左右，始逐漸壯大形成石峽文化，對石峽先民而言，東北方向太湖地區有個文化輝煌的良渚文化，是多麼值得學習的對象，所以石峽先民為什麼會學習良渚式玉琮與龍首鐏？很可能如朱非素先生所推測，石峽派遣使者前往良渚學習玉石製作工藝，回到石峽來仿作。但是我們發現，石峽使者在模仿學習過程中，顯然又發揮了自己的創作力，如石峽 M17：13 就是以捲翹的鬚鬚表現威猛的風格，石峽 M69：28 可能就是以丹鳳眼及豐滿的圓臉頰表現較柔和的風格。石峽 M17 與 M69 的墓主骨頭保存不好幾乎都腐朽，無法判斷墓主性別？發掘者朱非素先生告知，由陪葬品多有箭鏃，推測墓主極可能是男性。但令人好奇的是石峽人當時在製作時是否考慮到展現人性化或男女性別風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三件龍首鐏，其中僅一件的造形得到良渚文化考古學家的認同，<sup>51</sup> 另二件一直受到爭議，圖 22 龍首鐏最受良渚考古學家們議論的原因就是，與瑤山出土器（圖 18）相比鐏體過於厚大，龍首紋在鐏體上所佔比例太小。但石峽文化就出土這類鐏體較肥厚，比例上龍首紋偏小的實例（表十五，石峽 M99：

51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物菁華百品展》，頁 76，典藏號：呂一八四七 25。

5)。

如前所述，朱非素先生曾對石峽這件作了如下的推測：「(它)比瑤山龍首環雖有較大差別，但文化因素肯定來自良渚。既非原裝輸入，也非良渚人到石峽來製作，而是石峽文化的使者們向良渚人學習玉石製作工藝技術後，回到石峽製作的。為什麼石峽文化墓葬出土龍首環，其器體比 山 M1：30 鐻要大，龍首形紋要多，只有兩種解釋，一是石峽人製作龍首環時作了發揮和創造；二是石峽人模仿的大型龍首環樣本，暫未在蘇南平原良渚文化大墓中出土，後一種可能性要大些。」

目前玉器數據庫的資料極為不足，廣東地區出土玉石器的鑑定資料也不多。石峽玉石器 1976 年選樣質地鑑定報告提到有兩件鉞是閃玉成分，我們無法獲得確證資料，也無法獲知石峽地區是否產閃玉？或從何處獲得玉石料？筆者希望石峽文化的研究者能盡早對石峽 M99：5 龍首鐻作精密的質地鑑定，如果它是閃玉製作，那麼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這件厚大的龍首鐻（圖 22）可能是石峽文化遺物。但如果石峽 M99：5 龍首鐻以及本文推論認為是石峽先民製作的幾件都不是閃玉，那麼就意味著石峽先民雖然模仿良渚玉器，但其實大多是用似玉之美石製作，石峽文化雕紋玉器可能無閃玉作品。石峽製作的玉器材質若經科學儀器鑑定無閃玉，圖 22 石峽 M99 這件美麗的閃玉製作的厚大的龍首鐻，是良渚文化遺物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只是這類玉鐻曾經是石峽先民模仿的對象，但是，石峽人見過，而今日的良渚考古學家還沒有發掘到。

圖 23 也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它的造形與紋飾有良渚的風格，但在目前良渚出土器中找不到，它是良渚的？還是石峽的？就有待日後更多的發掘與研究才能解決了。<sup>52</sup>

52 圖 22、23 兩件，發表於鄧淑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頁 155、156，圖 58、59。



## 附錄一 廣東出土雕紋玉石器遺址的發現與初期報導

### 1. 石峽遺址的發現與報導

1972 發現石峽遺址，1973 到 1976 年進行發掘，1977 年 6 月 14 日新華社最先報導石峽遺址消息，並提出「石峽文化」一詞。《文物》1978 年 7 期發表〈廣東曲江石峽墓葬發掘簡報〉，同期蘇秉琦發表〈石峽文化初論〉。1984 年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聯合出版《廣東先秦出土文物》，發表三件石峽琮彩圖。

### 2. 床板嶺遺址的發現與報導

1983 年搶救清理一座殘墓時，徵集到有雕紋玉石琮一件，特徵與良渚文化相同。楊式挺 1986 年於《史前研究》發表，〈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及其相關問題的探討〉一文報導此事。劉成德 1988 於《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三十週年》發表，〈曲江烏石床板樣發現的石峽文化遺存〉一文。李子文、龍家有於 1990 年《中國考古學年鑒·1989》發表，〈曲江縣床板嶺石峽文化墓地〉一文，「徵集到獸面紋石琮等遺物」，1990 年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廣東省博物館編，《廣東文物普查成果圖錄》發表黑白圖片。

### 3. 封開縣祿美村琮的發現與報導

1984 年 9 月發掘，於墓邊坑內發現隨葬品，發現一件雕紋玉石琮。楊式挺 1985 年於《中國考古學年鑒·1985》發表〈封開縣鹿尾村新石器時代墓葬〉一文報導此事，1986 於《考古學集刊》第 6 集，發表〈廣東封開縣杏花河兩岸古遺址調查與試掘〉，1986《史前研究》〈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及其相關問題的探討〉一文報導此事，1988 年《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三十週年論文集》發表〈石峽文化類型遺存的內涵分布及其與樊城堆文化的關係〉一文報導此琮，並於此文公布線繪圖。1990《廣東文物普查成果圖錄》發表黑白圖片。

### 4. 海豐縣三舵村玉琮的發現與報導

南方日報，1984 年 11 月最早報導此琮訊息（參楊式挺 1986，《史前研究》〈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及其相關問題的探討〉一文）。毛衣明於 1985 年，《中國考古學年鑒·1985》發表〈海豐縣田墘圩發現新石器時代玉器〉一文。楊式挺 1988 文首次公布線繪圖，1990《廣東文物普查成果圖錄》發表黑白圖片。

## 引用書目

- 上海博物館編，黃宣佩主編，《福泉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 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的龍首紋與神人獸面紋之獸面紋〉，鄧聰、吳春明主編，《東南考古研究》，第3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頁170-176。
- 方向明，〈石峽文化相關玉器基本研究之補充〉，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嶺南考古研究專業委員會編：《嶺南考古研究》(7)，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8年9月，頁55-65。
- 方向明，〈良渚玉器刻紋研究之二——再論龍首紋與獸面紋〉，楊晶、蔣衛東執行主編，《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四》，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頁225-236。
- 中國國家博物館、浙江省文物局編，《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 毛衣明，〈海豐縣田壩圩發現新石器時代玉器坑〉，《1985年中國考古學年鑒》，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202。
- 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7·江蘇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 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8·浙江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 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11·廣東、廣西、福建、海南、香港、澳門、臺灣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 朱非素，〈石峽文化墓葬所反映的若干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頁90-95。
- 朱非素，〈廣東新石器時代考古若干問題的探討〉，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出土先秦文物》，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4，頁13-28。
- 朱非素，〈廣東石峽出土的琮和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良渚文化研究——紀念良渚文化發現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頁273-281。
- 朱非素，〈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頁24-63。
- 江美英，〈中國新石器時代玉龍初探〉，南華大學《通識教育與跨域研究》，第六期，2009年6月，頁77-92。
- 牟永抗，〈前言〉，《良渚文化玉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博物館，《良渚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香港：兩木出版社，1989，頁I-XII。
- 牟永抗，〈關於璧琮功能的考古學觀察〉，《東方博物》，第4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頁29-38。
- 李子文、龍家有，〈曲江縣床版嶺石峽文化墓地〉，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鑒·

- 19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 227。
- 李岩，〈廣東地區文明進程的玉器傳播與使用淺見〉，楊伯達主編，《中國玉文化玉學論叢·四編·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 325-334。
- 良渚文化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東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玉器》，餘杭：良渚文化博物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8。
- 南京博物院，〈1982 年江蘇常州武進寺墩遺址的發掘〉，《考古》，1984 年 2 期，頁 109-129。
- 浙江省文物局，《良渚玉器》，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 1 期，頁 1-31。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反山（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 浙江省博物館編，《浙江省博物館典藏大系——史前雙璧》，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
-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文物菁華百品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
- 黃建秋，〈良渚文化分佈區以外的史前玉琮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八輯·紀念良渚遺址發現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 123-140。
- 黃翠梅，〈傳承與變異——論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琮形制與角色之發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良渚文化研究——紀念良渚文化發現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頁 215-226。
- 黃翠梅，〈再論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琮形制與角色之演變〉，《南藝學報》，第 1 期，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2010，頁 25-52。
- 黃翠梅，〈良渚文化玉琮之分類及其發展〉，楊晶、蔣衛東主編，《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學術討論會文集四》，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頁 201-214。
- 陳傑，〈良渚時期琮的流變及相關問題的探討〉，《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九期，2002，頁 571-586。
- 楊式挺，〈封開縣鹿尾村新石器時代墓葬〉，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鑒·198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201-202。
- 楊式挺、鄧增魁，〈廣東封開縣杏花河兩岸古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學集刊》，第 6 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頁 63-82。
- 楊式挺，〈廣東新石器時代文化及其相關問題的探討〉，《史前研究》，1986，第 1、2 期合刊，頁 63-84。
- 楊式挺〈石峽文化類型遺存的內涵分布及其與樊城堆文化的關係〉，《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三十週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 158-168。

- 楊式挺，〈廣東史前玉器初探〉，鄧聰主編《東亞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1998，頁 304-315。
- 趙春青，〈論良渚玉器的西傳〉，楊晶、蔣衛東主編，《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學術討論會文集四》，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 鄧淑蘋，〈考古出土新石器時代玉石琮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學術季刊》，第 6 卷第 1 期（1988），頁 1-66。
- 鄧淑蘋，〈故宮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四——裝飾品類〉，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學術季刊》，第 8 卷 4 期，頁 1-54。
- 鄧淑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
- 鄧淑蘋〈史前至夏時期璧、琮、時空分佈的檢視與再思〉，楊晶、蔣衛東主編，《玉魂國魄四——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學術討論會》，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頁 199-214。
- 鄧淑蘋，〈良渚晚末期玉器的變化及紋飾的流傳〉，廈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鄧聰、吳春明主編，《東南考古研究》，第四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頁 135-146。
- 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廣東省博物館編，《廣東文物普查成果圖錄》出土文物部分，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0。
- 廣東省博物館、曲江縣文化局——石峽發掘小組，〈廣東曲江石峽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8 年 7 期，頁 1-15。
- 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出土先秦文物》，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4。
- 廣東省博物館主編，《貞石之語——先秦玉器精品展圖集》，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
- 劉成德，〈曲江烏石床板樣發現的石峽文化遺存〉，廣東省博物館、曲江縣博物館，《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三十週年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 193-194。
- 蘇秉琦，〈石峽文化初論〉，《文物》，1978 年 7 期，頁 16-22。

## **A Study on the Liangzhu Stone and Jade Artifacts Excavat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ang Mei-yin

Graduate Institute and Department of Visual and Media Arts  
Nan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Considerable consensus has been achieved among scholars on the “Liangzhu-style carving patterns” after years of in-depth study since the discovery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 (3200-2200 BCE) in the Taihu Lake region more than three quarters of a century ago. During the 1980s, successive finds in Guangdong, China’s southmost province and far removed from Taihu, of tube-form cong bracelets and other objects ornamented in the Liangzhu style have aroused rounds of inconclusive discussion: are they original relics from Liangzhu, or imitations by the residents of the local Neolithic Shixia culture?

The present author visited Guangdong in December 2009 to personally inspect the stone and jade objects unearthed at Shixia, Lumei Village, and Santuo Village.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recorded from the trip, combined with further combing and comparison of other relevant data, established that of the ten inspected artifacts carved with “Liangzhu patterns”, four may have come directly from the Taihu Lake region, five are likely Shixia imitations, and one remains to be confirmed pending additional excavation data.

The author also researched widely on the diffusion routes of Liangzhu-style objects as well as reasons behind the Guangdong imitations, by summarizing statistically the burial arrangements of these artifacts and consulting senior scholars, in the hope of helping shed some light on the diffusion issues of Neolithic cultures. With the discovery of the Shixia dragon-head bracelets, new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s now available to allow further analysis on two such item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s collection for their origins, which have long been in some debate.

**Keywords:** Liangzhu-style carving patterns, Shixia culture, *Cong*, dragon-head bracelet

## 圖版說明

- 圖 1：a 引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7·江蘇卷》。b 引自黃翠梅，〈良渚文化玉琮之分類及其發展〉，《玉魂國魄（四）》，圖三。
- 圖 2：引自上海博物館編，黃宣佩主編，《福泉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圖 65，彩版二八。
- 圖 3：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反山（上、下）》，圖三四，彩圖一三七。
- 圖 4：a, b 引自 1998《東方文明之光——良渚玉器》，圖 5。c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圖二四六。
- 圖 5：a 引自南京博物院，〈1982 年江蘇常州武進寺墩遺址的發掘〉，《考古》，1984 第 2 期，圖肆：1。b 引自同書頁 119，圖九：1。
- 圖 6：引自浙江省博物館編，《浙江省博物館典藏大系——史前雙璧》，圖附一。
- 圖 7：a 引自中國國家博物館、浙江省文物局編，《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頁 158。b 引自良渚文化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東方文明之光——良渚玉器》，圖 4。
- 圖 8：a 引自中國國家博物館、浙江省文物局編，《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頁 161。b 引自良渚文化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東方文明之光——良渚玉器》，頁 43、44。
- 圖 9：a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 1 期。b 引自楊曉能 2000，頁 91。
- 圖 10：引自良渚文化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東方文明之光——良渚玉器》，圖 6。
- 圖 11：a 引自《良渚古玉》，圖 6。b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反山（上、下）》，圖一二九。
- 圖 12：a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圖八六，b 引自彩圖 385。
- 圖 13：a 引自中國國家博物館、浙江省文物局編，《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頁 171。b 引自同書頁 160。
- 圖 14：引自中國國家博物館、浙江省文物局編，《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頁 160。
- 圖 15：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圖一四六、彩圖 328。
- 圖 16：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圖一〇三。
- 圖 17：引自良渚文化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東方文明之光——良渚玉器》，圖 12。

圖 18：a 引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8·浙江卷》，b, c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圖二六、二七。

圖 19：a 引自中國國家博物館、浙江省文物局編，《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頁 295。b 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圖四二。

圖 20：引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反山（上、下）》，彩版一〇二四，圖二二三-1。

圖 21：引自鄧聰主編，《東亞玉器》，圖一四一。

圖 22：a, b 引自鄧淑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圖 58。c, d 引自鄧淑蘋，《故宮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四——裝飾品類》，圖二七 b。

圖 23：同上，鄧淑蘋 1992，圖 59，鄧淑蘋 1991，圖二八 b。

表一之十四號（同表十七 b）、表二 d, e、表 3d、表 4d、表五 d、表 6a, b, c, d、表 8c, d、表十 b, c、表十一 b, c、表十二 b 線繪圖均為鄭楚玄先生繪製，其他附表圖片資料來源文內均註明。

地圖一、地圖二均為《故宮學術季刊》編輯部依作者提供陳傑〈良渚時期琮的流變及相關問題的探討〉圖四：良渚文化向外擴散路線示意圖協助修改。特此申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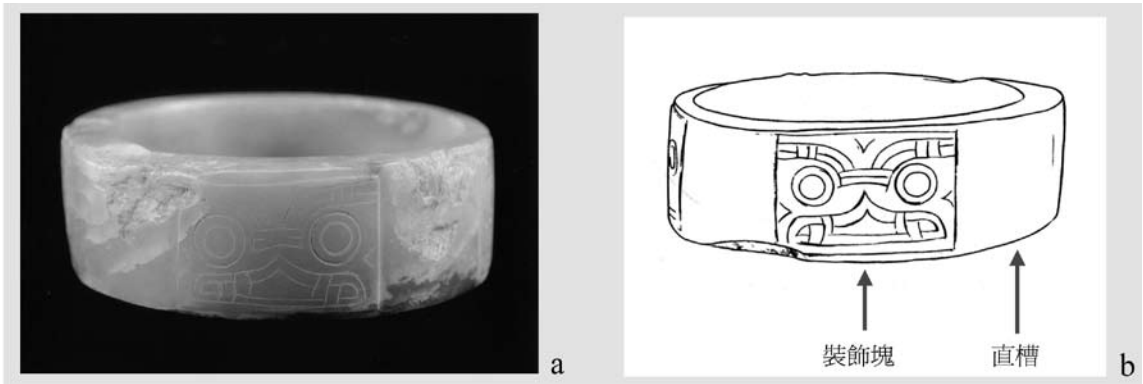


圖1 良渚文化 玉琮 高3.5公分 張陵山出土 a全器 b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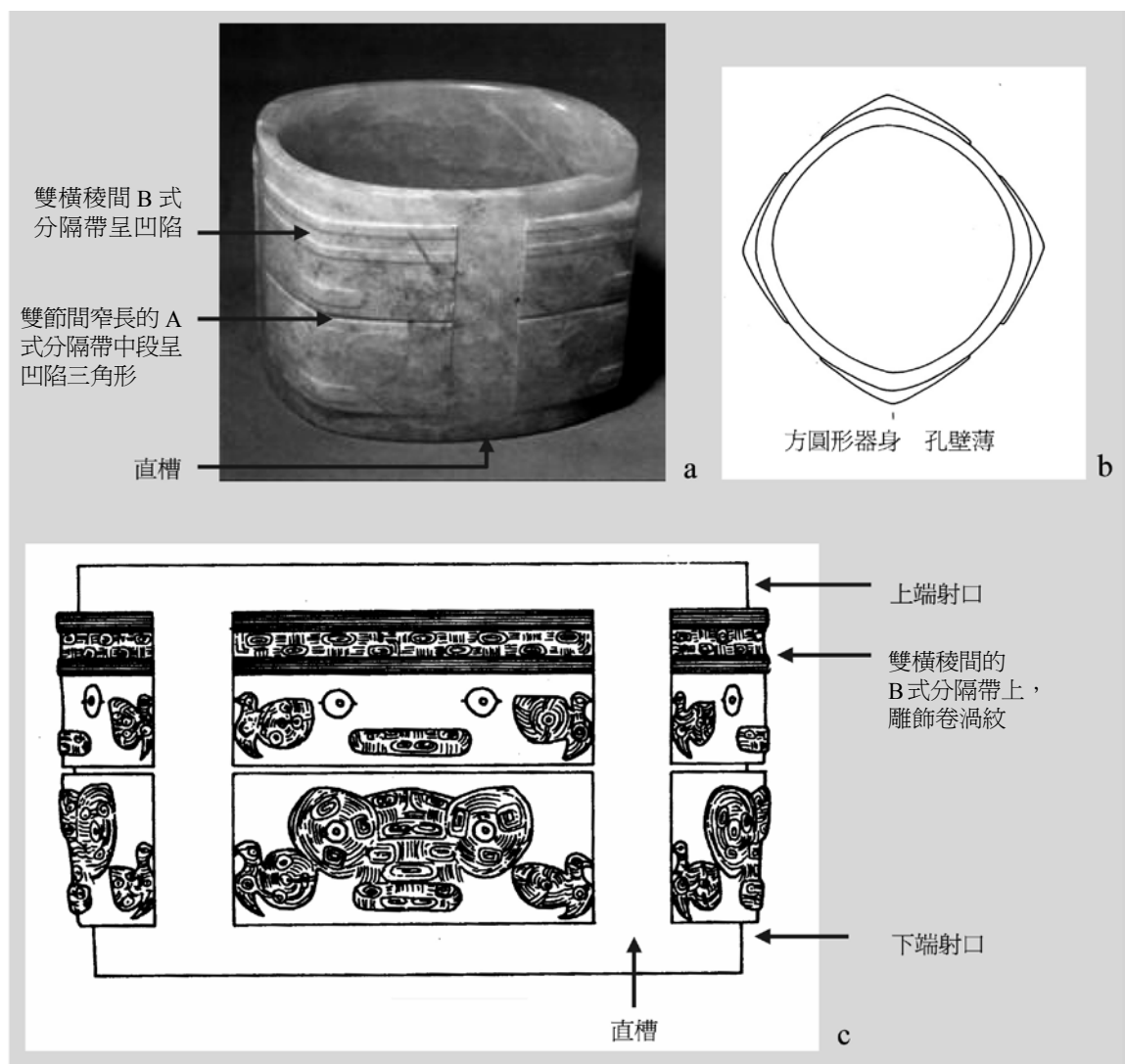


圖2 良渚文化 玉琮 高5公分 福泉山M9:21  
 a全器：雙節間A式分隔帶 b射口 c線繪圖：B式分隔帶  
 方圓形器身，湖綠色玉質，器壁薄，B式分隔帶雕有卷渦紋





圖3 良渚文化 玉琮 高9.9公分 反山M12：97 a全器 b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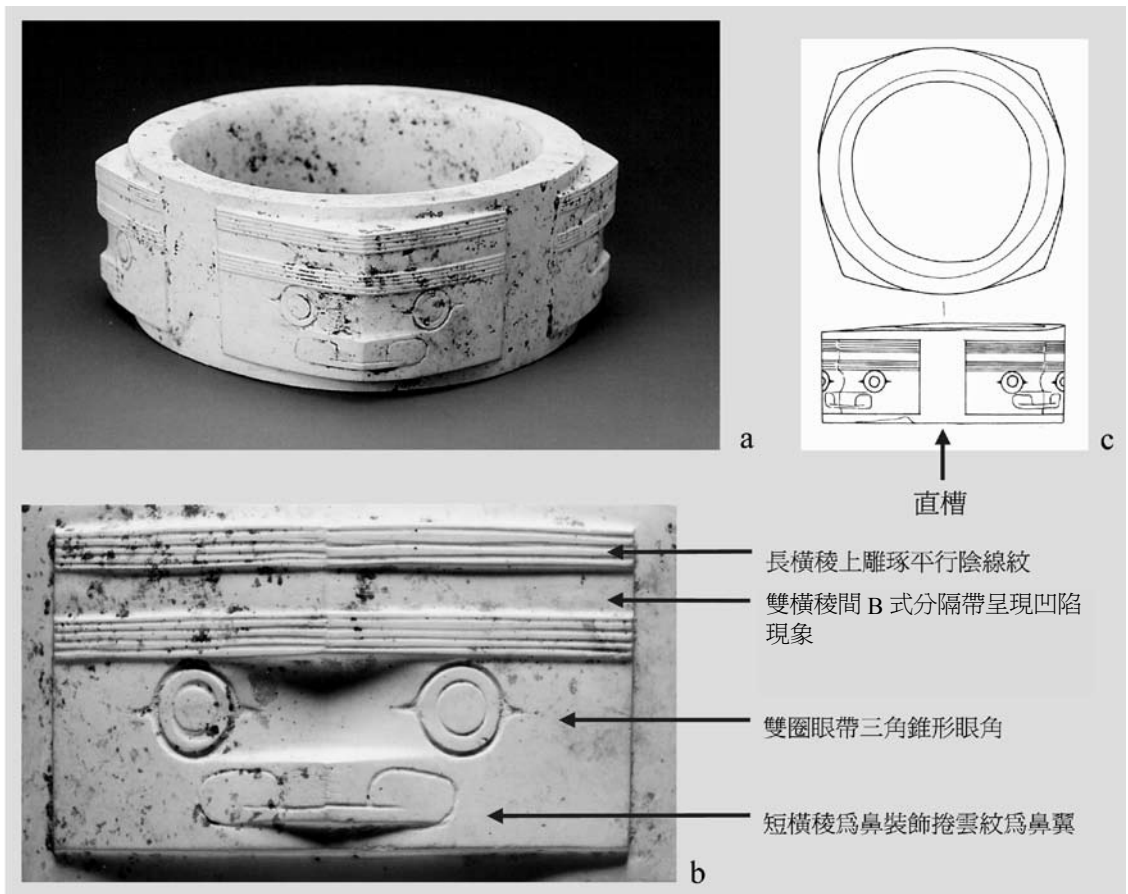


圖4 良渚文化 玉琮 高2.9公分 瑤山-2845 a全器 b玉琮局部 c線繪圖  
 單節小眼面紋，雙圈眼帶眼角，雙長橫稜上有平行線，短橫稜鼻翼卷渦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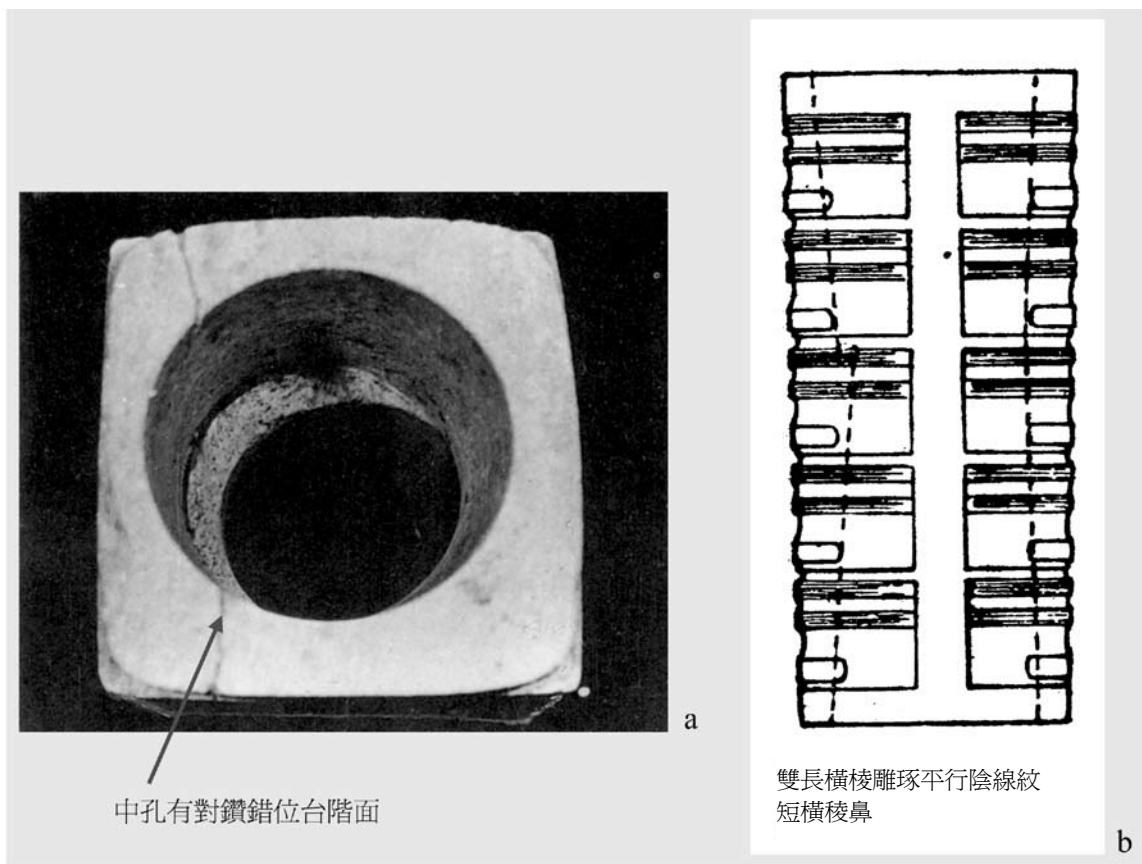


圖5 良渚文化 玉琮 高15.4公分 寺墩M3：72 a中孔有對鑽錯位台階面 b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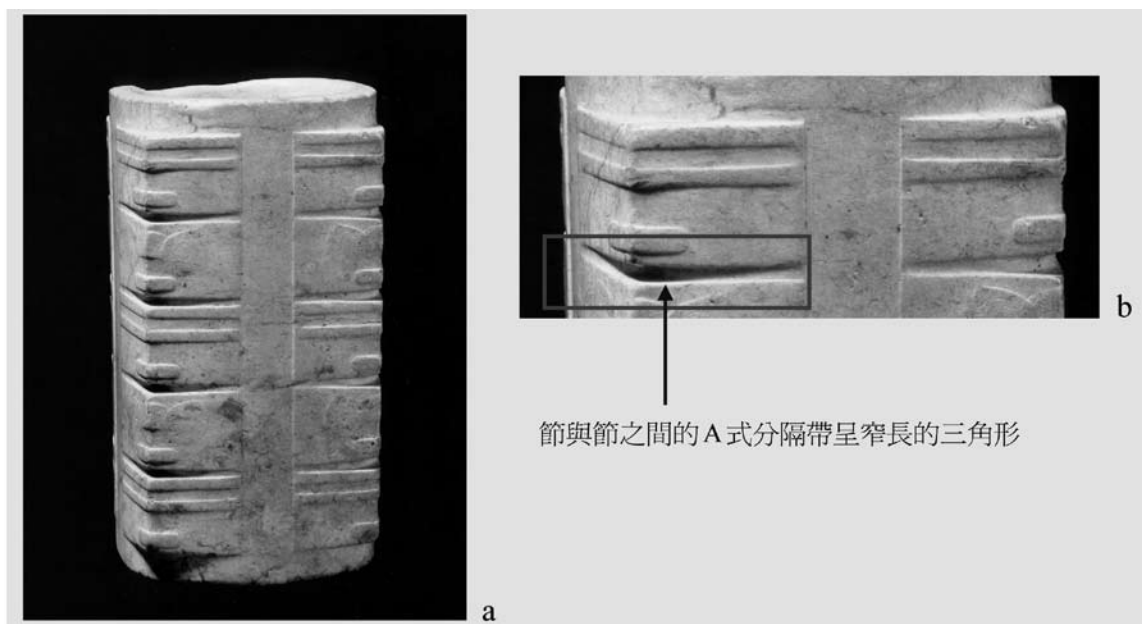


圖6 良渚文化 玉琮 高14.2公分 楊家埠出土 a全器 b玉琮局部：「A式分隔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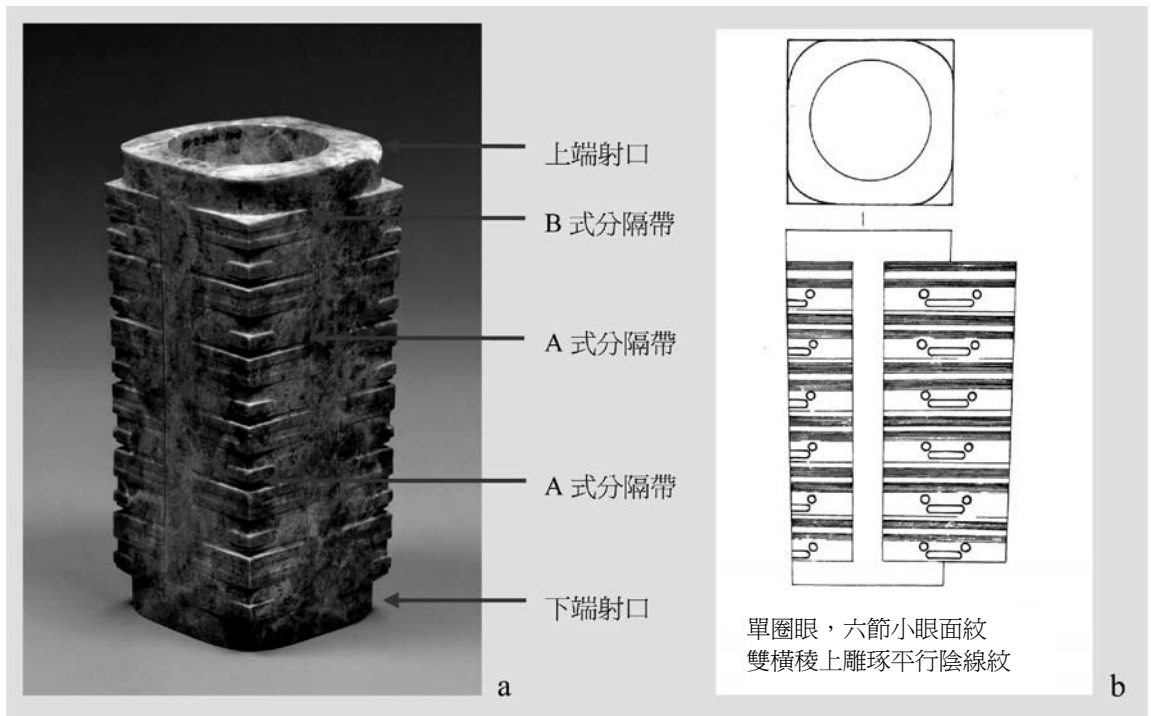


圖7 良渚文化 玉琮 高7.5公分 瓶窯吳家埠出土 a全器 b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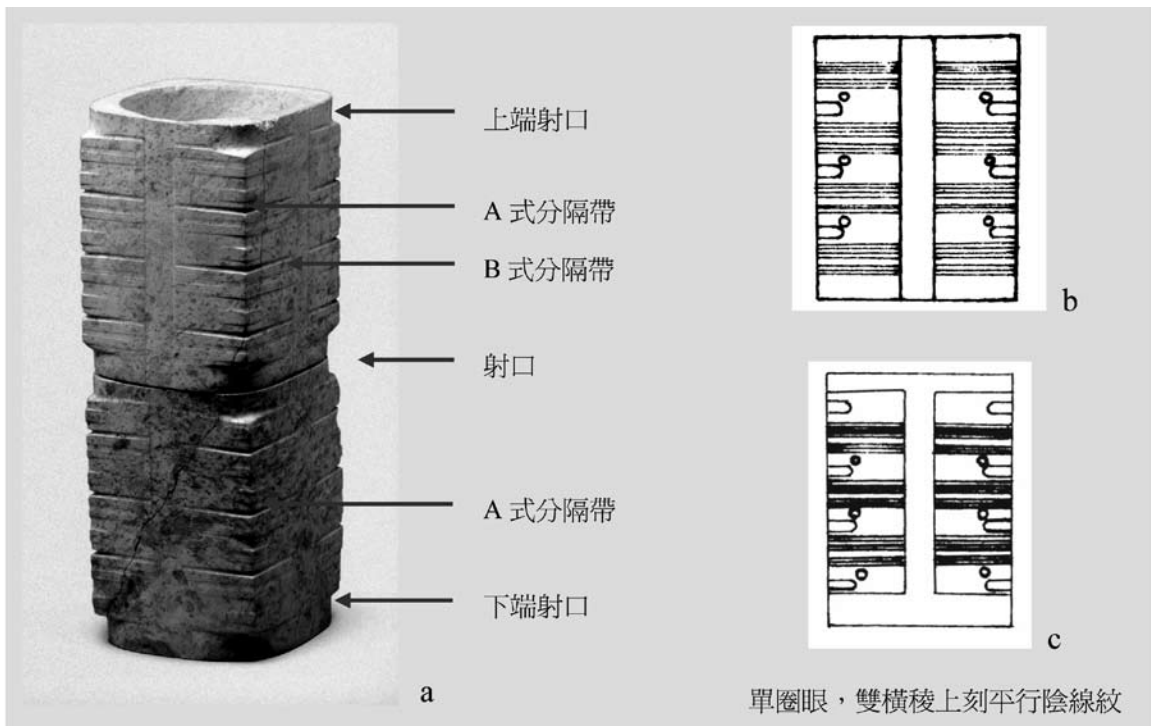


圖8 良渚文化 玉琮 每只高7.5公分 橫山M2 a全器 b, c上下節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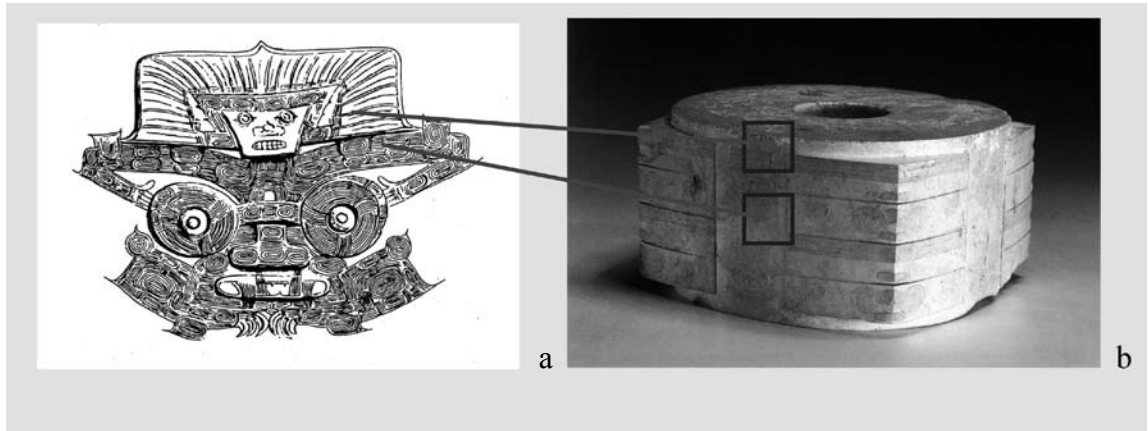


圖9 良渚文化 玉琮王 高8.8公分 反山M12：98 a神徽線繪圖 b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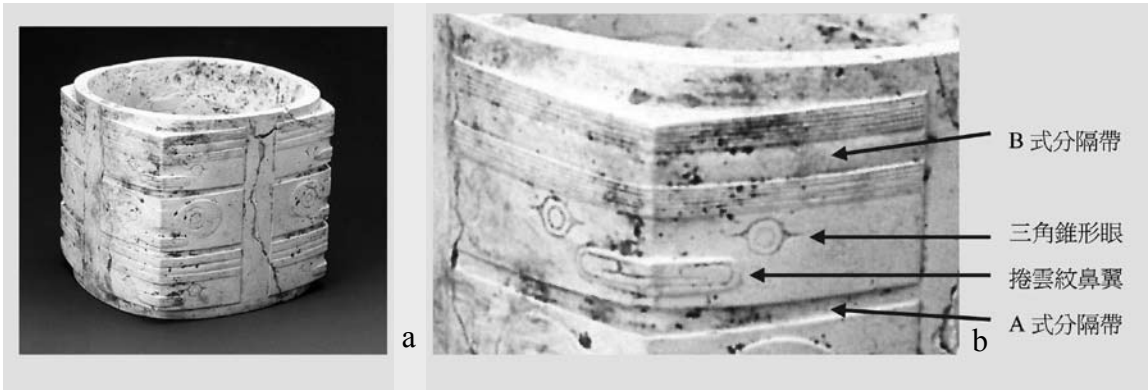


圖10 良渚文化 玉琮 高5.8公分 瓶窯出土 a全器 b玉琮局部：A式、B式分隔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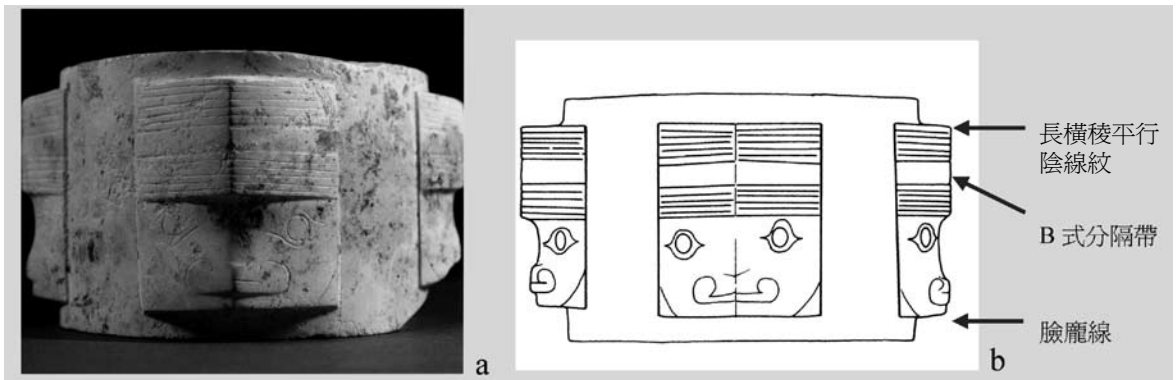


圖11 良渚文化 玉琮 高5.4公分 反山M16：8 a全器 b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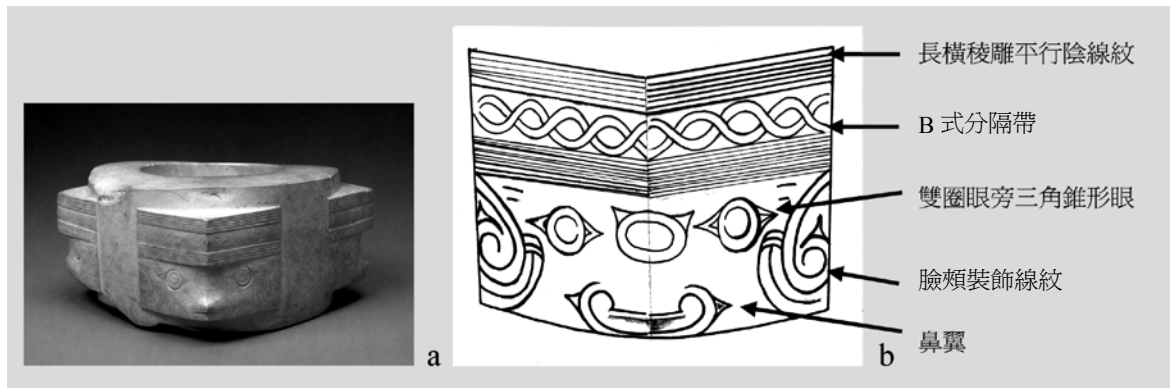


圖12 良渚文化 玉琮 高5.8公分 瑤山M10：16 a全器 b玉琮局部線繪圖  
三角錐形眼角的雙圈眼，短橫稜上有卷雲紋表現鼻翼，臉頰裝飾線紋



圖13 玉琮局部 平湖戴墩墓出土  
有三角錐形眼角的雙圈眼，短橫稜上有卷雲紋表現鼻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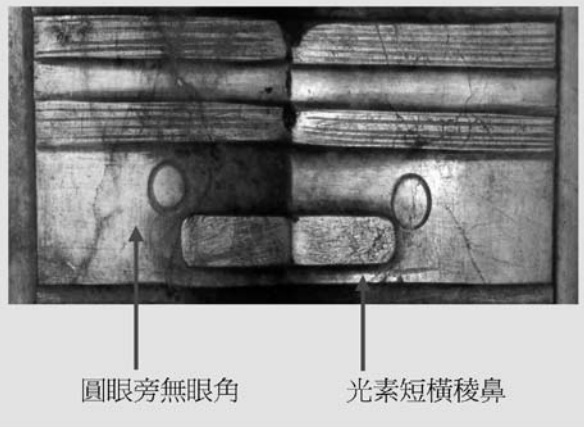


圖14 玉琮局部 橫山M2  
單圈圓眼無眼角，鼻部短橫稜上光素無紋



卵形眼臉，臉頰有繁複線紋裝飾

圖15 良渚文化 玉琮 高4.5公分 瑤山M9：4 a全器 b局部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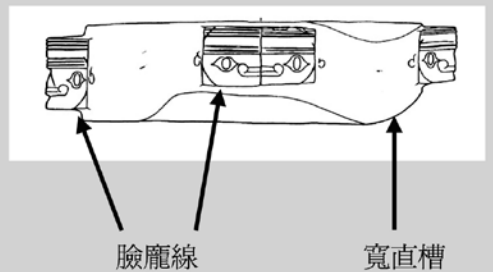


圖16 良渚文化 玉琮線繪圖 高4.2公分 瑤山M7：50 有臉龐線，寬直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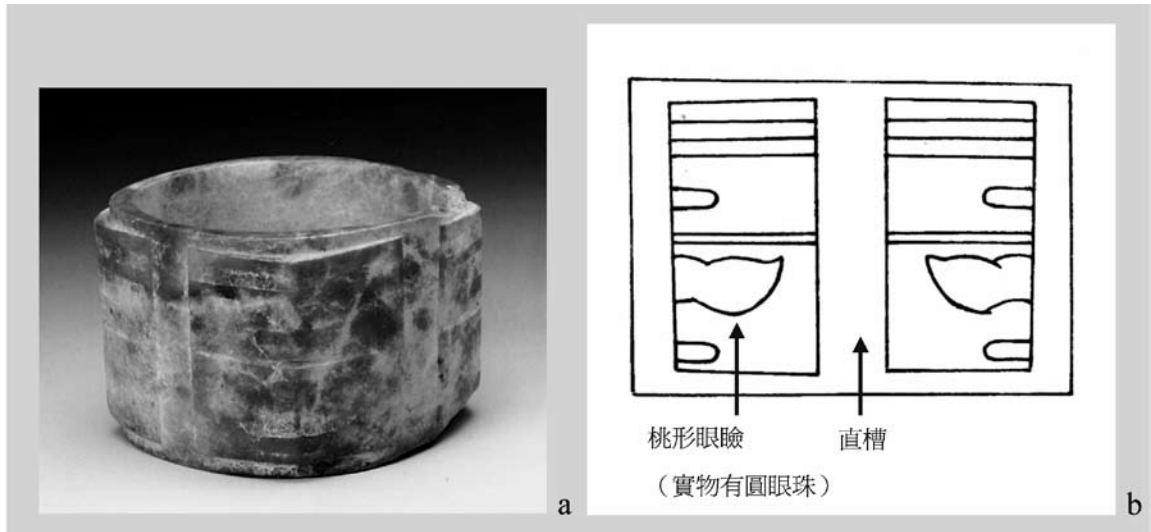


圖17 良渚文化 玉琮 高4.9公分 塘棲徵集 a全器 b線繪圖：桃形眼臉  
(實物有圓眼珠)



圖18 良渚文化 龍首鐲 徑8.2孔徑6.1 高2.65公分 瑤山M1：30 a全器 b線圖 c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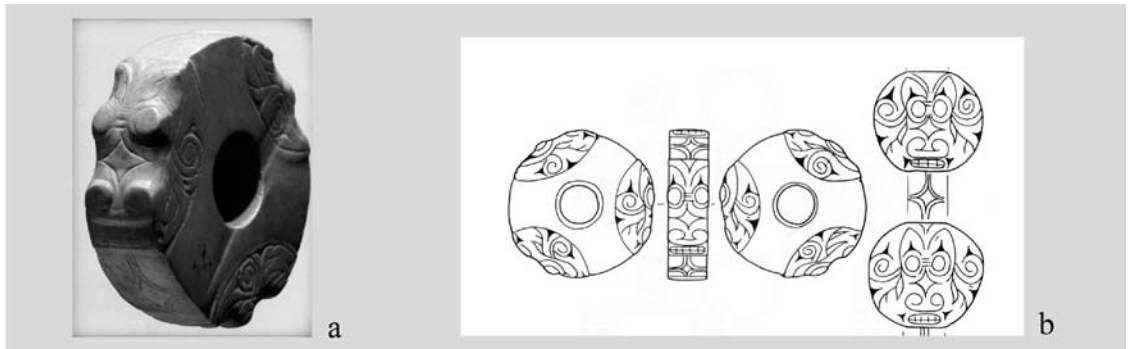


圖19 良渚文化 龍首圓牌 徑4.1公分 瑤山M2：17 a全器 b線繪圖  
三個龍首順向（方向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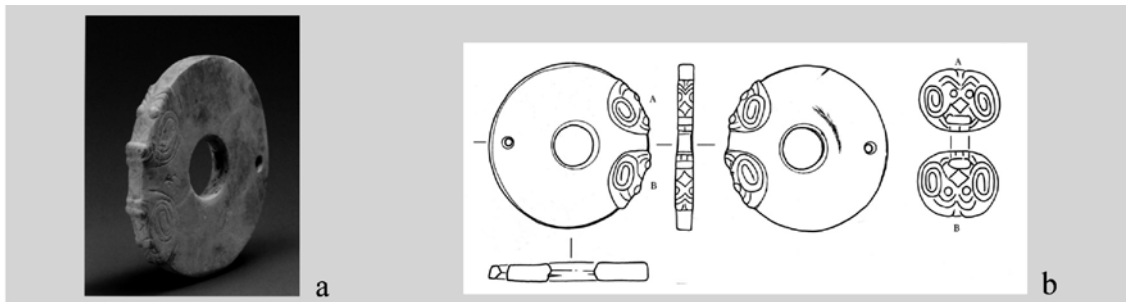


圖20 良渚文化 龍首圓牌 徑4.75公分 反山M22：26 a全器 b線繪圖  
兩個龍首紋相對（方向相反）



圖21 石峽M42  
中央偏下的白色圓鐲即是雕有五個龍首紋的手鐲



圖22 良渚文化或石峽文化？ 龍首鐲 外徑10.7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全器 b龍首紋 c, d 龍首紋拓片



圖23 良渚文化或石峽文化？ 龍首鐲 外徑9.3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全器 b龍首紋 c龍首紋拓片